



子史精華

卷六五
之八十

13
1772
5



1772
5

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文學部一

經學

五官技 管子桓公曰何謂也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 **止怒**

去憂節樂 管子凡人人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一莫若詩一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心之敬執** 管子先王之書 **戴九履一**

據三持七五居中宮 管子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

山呈形歸藏御氣 見往志往誥往事 **治天下遺來世** 列子孔子曰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 **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 莊子 **先王之陳迹** 莊子夫六經 **中聲所止** 管子詩者 **鈔察之俞可好** 管子

詩書禮樂之歸 管子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 **誠比金石聲內宗廟**

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管子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疾 **六者兼用而財制**

諸儒金口而木舌 管子天之道不在

關雎與鳥 淮南子 **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

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管子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疾

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管子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疾

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管子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疾

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管子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疾

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管子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疾

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 升嶽浮海 揚子觀書者警諸觀山及水一東一而知衆山之剽寇也况介邱乎一滄一而知

說則莫若使 揚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 在則人亡則書上應時而

也 衆言淆亂折諸聖 揚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 在則人亡則書上應時而

造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經爲衆說郭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木之竟兮援我手之鶴兮 其人若存 支離爲簡易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仲尼三百始終於周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備六經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時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也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 敬於天命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君子終身不違禮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來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命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之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况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謀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香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焉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故曰開離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 合韶武雅頌之音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茲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訖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取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正義曰殷中也又中 授業作孝經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運夏殷周之事也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八王子中同傳蘭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受尚書伏生所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 推見至隱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遺錯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言雖外殊其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合德一也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 尚書而安國以 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秋 萬物散聚皆在春秋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後世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決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日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貫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事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揚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感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伏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渾渾灑灑 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

漢書楚元王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

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初立魏其武

非俗吏所及

漢書兒寬傳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聖賢憤憤所為作

漢書司馬遷傳詩三百篇大

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

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

用尚書授太后

漢書夏侯勝傳光以爲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

左右采獲

漢書翼奉傳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

萬事畢載

漢書東平王宇傳五經聖人所制一靡不一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聖人言行之

後漢書魯恭傳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後漢書魯恭傳不傳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

別自名學

後漢書伏湛傳父理爲當世名儒

古學

後漢書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

漆書古文尚書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北海

慶氏禮

後漢書曹爽傳爽充持

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北海

發墨守鍼膏有起廢疾

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言左氏者多祖於興

後漢書鄭興傳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避恭差

後漢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

孤學少與

後漢書陳元傳詔立左氏博詢可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

文學部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經學

五家 後漢書賈逵傳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家皆無以證圖識明氏一者而一左傳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日討尋上下其文不類

也 得生幾晚 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經籍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 桓君大小常章句 後漢書桓榮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

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都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 橋君學 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

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 三家尚書 見精博 後漢書馬融傳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

事名日 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 官中即將堂器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張馴諱說太史令單颺等奏

既一吾何加焉但 書冊於碑刻立太學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熹平四年乃與五

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 使 正定六經文字 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後漢書荀爽傳孔子曰昔聖人之作

工 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

則崑山象夫坤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者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

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麥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 悅此詩書弦琴樂古 後漢書鍾離傳諸儒頌之日林慮

初篇實首開離始冠冠婚先正夫婦 刑正碑文 後漢書盧植傳植尚書章句三禮解詁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日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

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權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 故京師為之語日解經不窮戴侍中 解經不窮戴侍中 見善得風雅

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教授之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

士為立學官以助 石經 各有傳記共相表裏 說經鏗鏗揚子行 後漢書楊賜傳賜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

後來以廣聖意 重坐五十餘席 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 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

之旨 後漢書衛宏傳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 五經無雙許叔重 後漢書許慎傳慎字叔重汝南

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 五經紛綸井大春 後漢書井丹傳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 為三體書法以相參檢

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 善易者不論易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日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

文篆隸 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九事皆明 月常一遍 魏志賈逵傳注逵略日逵為諸生

與晏共坐聽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 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彌 吳志程秉

聲答之日夫 也晏含笑而謂之可謂要言不煩也 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彌 吳志程秉

傳及為收守常自 指掌畫地舉手可采 蜀志許慈傳魏郡胡潛雖學不沾泱然卓犖識祖 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彌 吳志程秉

課讀之一 擅一 有五而獨一其 言寡而旨暢 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

凡三萬餘言 行乃歎服焉 申暢疑滯 晉書庾峻傳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

耳及與修談 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 晉書庾峻傳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助論風 左氏自是一家書 晉書王接傳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

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倫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 於文為倫通經為長 上剖析元理微

周王魯大體乖疏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疾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 三傳雖同日

妙有奇趣 不在時脫復看耳濟詩言之滯困 皆濟所未聞 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 三傳雖同日

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 作春秋調人 議紛然互為警敬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

調人之官 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宋書謝靈運傳靈運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

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 戲絲姬經 齊書樂志 式序 乾健

問禮七義 幸并見諸生 續之一記微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豐圃 辨析精奧稱為該通 戲絲姬經 齊書樂志 式序 乾健

震動 齊書文惠太子傳太子問王儉日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日 天以運

萬物出乎震故 張子布更覺非奇 齊書王儉傳上使陸澄讀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日澄所謂博而 言精理奧見宗一時 齊書

亦帝所與焉 游心交擊 齊書張緒傳緒思曼廉壽自 同以象數為宗 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

傳緒長於周易 絕風埃 物允清才 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

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 為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康四年太常荀

崧請置周易鄭元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傳神清識能言元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

在元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

皆備惟易獨元元不可棄倘不可拜五經... 齊書載榮緒傳榮緒受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尚

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關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叔之解不遺瑣邱之說無取繼踵胡仲舒云

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鑰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

置逆將五紀兼晚冬暑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旦領師說晚而覆講... 梁書許懋德十四入太學受毛詩

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檀弓言物始... 精杜學... 靈恩傳

於世知平叔短... 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 有所... 檀弓言物始... 兩卷皆... 精杜學... 靈恩傳

靈思先習左傳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周官一書羣經源本... 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

氏修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偁誕又... 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思世並行焉... 實為... 此學不傳

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連須換計公家必欲詳譯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 實為... 此學不傳

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草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翬出沈宏沈熊之

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絕不欺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 事逾三古人更七聖... 陳書周弘

聖人正典廢而更與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陳書周弘

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與東魯絕編之恩西伯幽夏之

作... 自齊聖承子庸傳授篇簡渾設歲月遠遠田生表當川之譽梁邱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

人藏荆山之寶各盡元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精神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 本付成生... 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

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本付成生... 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

魏構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 見張譏在席使人懷然... 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

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 巾箱五經... 南史齊宗室

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謂人曰吾每登座... 巾箱五經... 南史齊宗室

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玘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 手寫不忘... 見

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問而爭効為... 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手寫不忘... 見

通十經... 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 疑獄以經義量決... 魏書太武帝紀詔諸

學數年... 五經五緯號曰... 名冠同門稱為預子... 宋書作五經并釋候... 疑獄以經義量決... 魏書太武帝紀詔諸

標明綱格統括大歸... 魏書封軌傳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巴孫惠尉同志友善惠尉... 發起隱漏... 魏

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 吾所弗知者多矣... 發起隱漏... 魏

封傳伯德... 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母朝廷大儀偉伯皆與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游擊所知賞大討清... 可

河王... 博學...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敦心六經... 魏書高允傳茂祖焚草風雁不造克已克躬

補王者神智...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敦心六經... 魏書高允傳茂祖焚草風雁不造克已克躬

之自... 魏書宗欽傳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耀秀味... 羣難鋒起無廢談笑... 魏書李郁傳於顯陽殿講禮諸

保... 出帝及諸王公... 劉石經... 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

凡預聽者莫不嗟善... 劉石經... 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

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髮則婦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

笄言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髮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難初鳴

籥籥并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 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

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

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 頓祛平生之惑... 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魏書常爽傳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

釋頌祛平生之惑... 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 習性文身... 見

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習性文身... 見

學乃從鄭詮受禮牛天祐受易陸祐祖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 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

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罷能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

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蘭遂為講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 義例無窮皆多新異... 見

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 義例無窮皆多新異... 見

得 隋書楊伯璠傳國子祭酒何妥嘗謂之論易聞受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元王弼之言乎久著五經異同評 鳳字孔鸞位

人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 唐書孔穎達傳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

敬先聖言 唐書蕭德言傳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 八出 唐書高郢傳小字童二人以幼慧多

大經中經小經 唐書蕭德言傳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 八出 唐書高郢傳小字童二人以幼慧多

五經指南 唐書王元感傳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 以無逸為元龜 唐書崔植傳植

言要道 唐書崔植傳植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 區分事類凡十 六經華華人倫之本 唐書薛放傳帝曰六經

言啓導性靈 唐書韋處厚傳既居納海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鈔釋義雅言 請與孔鄭並行 唐書崔仁師傳時校書郎

條分節解 唐書崔義元傳義元有章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 條舉始末無留語 唐書武平一

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 唐書顏師古傳帝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說詭詭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

易聖 唐書衛大經傳大經 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 唐書顏師古傳帝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說詭詭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

如觀山水 宋史李侗傳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 經純傳 金史穆刺展傳穆刺履從容進說

廉孟子 元史廉希憲傳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問召急懷以進世 由是知名如探淵海 元史吳澄傳行省

文右志左物

董仲舒春秋繁露然則春秋之序

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常辭也不子夷狄而子中國

君于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

詩無達話易無達言春秋無

達辭

董仲舒春秋繁露

多連博貫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

敗以明順逆

董仲舒春秋繁露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

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

桓寬鹽鐵

崇見宗廟之敬

劉向說苑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之召公述職

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後世思而歌詠之

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

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

困於宋桓中庸

子思

年十六適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說於秦費劬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

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與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僕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

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警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不待駕而致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

陳蔡作春秋吾一可無作乎於是

書四十九篇

七大義

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畢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

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

者則書之

舉矣

語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

發乎中見乎外以成文

孔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賢人之美也

而致其教焉吾於洪範見

者其唯

時書

魏伯陽參同契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蠱以輔之

洪範乎

世定

五經皆庶幾之才

王充論衡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

也

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

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言有楚夏

磨滅

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連

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

新義分方九流區別

荀悅漢紀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黜百家至劉

論故六

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善變善攝

徐幹中論故書舉穆公之誓

也

士使蔡母問宋忠等撰

爾雅非周公之制

葛洪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

明矣

五經章句謂之

經神學海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

按後漢書鄭康成傳作

公羊墨守穀梁廢疾

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剋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

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觀寫之時人謂任氏為

五

篤行代

不盛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峻

天下正法

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

筆記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旌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

以經按傳之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

叔十八歲已能看春

雨雪霏霏

秋人問之曰

老子知體孟子知用

邵伯溫問見前錄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為本蓋得聖人之深意

以

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

皎如日星

邵博問見後錄春秋大義

卦影

星數證物數

學齋佔畢星至後漢天文志中外宮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

中孚復起於甲子

又問曰子之易菴

四卦以為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

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

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

離下經三十卦始於咸常終於既濟未濟耳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

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三六六三三六六三三

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

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亥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

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

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

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日中孚與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既濟未濟坎離元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大子之氣分

文學部 經學

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
 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講莫有及者其各思之矣退而
 精思終夕翼早復於先生曰此豈——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
 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
 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易凡三百八十四卦而乾坤下六卦皆有坎
 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社席杯觴之間而禍
 翻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子史精華卷六十六

文學部二

史學

左氏品藻太史實錄

揚子或問問官曰立事
 史而不可雜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下述作紛紛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削異端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記繁志寡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盛衰大指著於篇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史記獨藏周室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陶唐至麟止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見采經撫傳分散數家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有典謀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遷固而

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者... 而班固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

聖製符同復在茲日 見古本漢書 皇太子命之選與張續到...

分爲六意 其始起齊齊元元元年迄於王琳遇獲七十五年...

方之壺遂 梁書諸葛璠傳師徵士藏榮緒榮緒...

涼州之畜爲天下饒 魏書崔浩傳浩...

揚於王廷 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於不...

之 魏書毛修之傳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

壽貶亮非爲失實 見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

以蕭包爲宗匠 隋書劉焯傳焯...

止資一手 懷慕尙又備得尋...

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 舊唐書柳登傳...

大秦王小秦君 舊唐書秦景通傳秦景通...

文部部 史學

法萬代 而 爲百王準 大秦王小秦君...

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

既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起居 蔣氏日曆...

師云 族靡不爲家藏焉 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

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

法萬代 而 爲百王準 大秦王小秦君...

既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起居 蔣氏日曆...

之不足採也 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 舊唐書李亮傳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

賜卿宜加尋閣也 李淳風三志最可觀採 舊唐書房元齡傳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

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成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弄藻

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靡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惟 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

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於秘府 御撰 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 舊唐書章懷太子賢傳賢又招集當

納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 五不可 舊唐書劉知幾傳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訪中書令楊再思

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繁肅至忠又嘗責知幾者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為

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魯漢之即明子長

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修章廢立由是

度義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強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

政變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開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下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

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公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才安能

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法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

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家無聞曠古僅存五始初成一字加詛言未絕口而

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殺

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棄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

詞宋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

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

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鈔奮墨動墮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月科條審定

區城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災荒徒延歲月其不可

五三長 舊唐書劉知幾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 才也學也

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篋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貧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

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枘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倘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 譙周陳壽之流 舊唐書韋述傳述在書

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譙周陳壽之流 舊唐書韋述傳述在書

年嗟學者書手不釋卷國史自合孤德榮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 廣國史闕 唐書百

關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有良史之才南陵蕭穎士以為 廣國史闕 唐書百

高相姚瑋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 五家史 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三年復詔撰定

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以 五家史 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三年復詔撰定

惟 當立德榮更與秘書郎李元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 卒父業 唐書姚思廉

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元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帛四百匹 卒父業 唐書姚思廉

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高祖定京師授秦王府文學王為皇太

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吳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

北史南史過本書遠甚 唐書李延壽傳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多隔南方謂北為索虜

成而及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 一 本宋永

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 一 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 一 本宋永

時人見年少位 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 唐書于休烈傳遷大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

下不甚稱其書 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 唐書于休烈傳遷大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

後史籍燔缺休烈奏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典慶官兵典焚燬皆盡請下御史殿史館所由購府縣

有得者許上送官 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 唐書于休烈傳遷大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

烈獻五代論討者 史官兼制生死 唐書朱敬則傳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謂其棄史

通覽羣史

期以述者自名

省天后紀合中宗紀

世謂今童狐

自比揚雄者四

文學部

史學

文學部

史學

文學部

史學

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
家相與其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一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莊子以詆訛孔子之徒以
明老子之術長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一
洋自恣以適已故自
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劉劭儒選見
沈洋自恣見
國風小雅離騷兼之
明道德之廣學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
而其指極大舉類遷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吝自諫
相如傳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
大夫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一
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乃一
之
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
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
似游天地之間
曲終奏雅
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成敗與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為聖王得賢臣頌其意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一卷名曰
草元
漢書揚雄傳時雄方一
陶治大鑪旁薄羣生
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
亡之際而
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費精神
迺玉頌金
漢書揚雄傳昔人
口占數百封
漢書陳遵傳為
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警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官書造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遺
馮凡一書吏且省官事書
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
摘藻如春華
漢書敘傳雖馳騁如濤波
文豔用寡
漢書敘傳
鳥有萬言淫麗詭風終始多識博
辭宗
帝之下書有四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漢制度曰
一曰策書二曰制書
年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三曰詔書四曰誡書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策書起
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詔救者謂救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救某
官他皆
燕然刻石班固作銘
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積須日逐溫吾夫渠五柳觀等八
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意遂登
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後漢書梁竦傳竦開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
山去塞三千餘里
勒功紀漢威德令
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後漢書梁竦傳竦開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
亂臣賊子懼梁竦
頌文典雅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錢千五百萬布四萬疋帝以所作光武本
雅溫麗
後漢書周榮傳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
上四巡頌辭甚典美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
顯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
精思傳會十年乃成
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
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精思傳會十年乃成
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
二京賦因以諷諫
揚班儔
後漢書孔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
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
如祖腹中所欲言
書稱衡傳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少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
見之開省未周因毀日抵地表撫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目
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
見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後漢書孔融傳
密各得體宜祖持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
之
度尚碑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鼓歌
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
度尚碑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鼓歌
嘉賓衡攬筆而作
度尚碑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鼓歌
屍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南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
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南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
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
黃絹幼婦外孫齋曰
見
上下筆成章
魏志陳思王植
所點定期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齋曰
黃絹幼婦外孫齋曰
見
上下筆成章
魏志陳思王植

詩妖
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
登高能賦
漢書藝文志
賦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
有惻隱古詩之義
漢書藝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微
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朝書具是矣
世所傳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事皆非也

賦之後周道衰頹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威
三輔雜官館驛山澤弋獵射取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
所作少而善於學舉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通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訛東方朔又自詆其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嫵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賦之中
藏之名山
通邑大都則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傳之其人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遷傳僕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可喜
古詩同義小者

子建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情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 願當面試奈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玉... 魏志

何情人時鄉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授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後世誰相知定君

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 於海隅德遠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一人自謂

文者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 也

此達言以為美談 好人譏彈其文 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修答曰又嘗親... 雷思 鍾繇王朗閣筆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

皮之高韻遺風 同祖風騷 見 緜首星稠繁文綺合 見 冠絕當時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少孤居貧負郭室甚其
 餘烈事極江右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日
 若先生遠辰之缺溫風待時飛霜急節羸辛邊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茂椒蘭身絕鄧關迹過湘干 比物荃蕪連類龍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寔類寔發 望涸心欲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關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見 述竹林七賢 宋書顏延之傳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
 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藉藉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謝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與陳郡謝靈運
 士莫及也江左稱 口受師伯 宋書沈慶之傳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日臣不
 焉所著並傳於世 辭高一座 宋書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 江東無我卿當獨
 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 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 宋書自序璞嘗作舊宮賦久
 子房上甚悅眾坐稱其辭意之美 秀 宋書謝莊傳南平王樂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齋 速藻 宋書自序璞嘗作舊宮賦久
 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 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按璞沈約父 得餘促之中 齊書樂志近世王詔之類延 手筆典裁 齊書王儉傳 儉 而宋畢濟與璞疏曰卿嘗有
 一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璞 齊書沈約傳沈約父 得餘促之中 齊書樂志近世王詔之類延 手筆典裁 齊書王儉傳 儉 而宋畢濟與璞疏曰卿嘗有
 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按璞沈約父 得餘促之中 齊書樂志近世王詔之類延 手筆典裁 齊書王儉傳 儉 而宋畢濟與璞疏曰卿嘗有
 字諸兒作中最高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 耳融即求筆注 師耳以心 齊書張融傳融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
 軍顧凱之賦之曰卿此賦寔超元虛但 耳融即求筆注 師耳以心 齊書張融傳融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
 之日漣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師耳以心 齊書張融傳融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剛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關變
 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覆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此事不羈不阡不陌非
 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韻或當未極 傳音振逸鳴節疎韻 見 得父膏腴 齊書謝靈運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
 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構也 王生詩序見齊王之盛 齊書王融傳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羣臣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融才辨十一年
 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閣主客接席使房景高未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何融曰五十年久論其半因問在朝問主
 馬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 用 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鄧製無以遠匹相如 永明體 齊書陸厥傳永明
 無此詩 齊書謝朓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 才操不羣文多指刺 齊書王彬傳彬 作登風賦蝦蟇賦文章傳於閭巷 永明體 齊書陸厥傳永明
 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為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

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求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親或聞與理合匪由思 齊書陸厥傳永明
 清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約使宮別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聲律異辭既
 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親近於誣乎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眾賢以眾賢之繁
 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况復過於此者乎
 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耶此益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
 所急也是以子雲警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商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積
 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親者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
 頓相乖反譬由于野操曲安得忽有闕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
 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燁錦寧有霍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 靈均以來此秘未親 上天機啓則律呂自調
 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齊書文選傳論史臣曰文章者蓋 齊書陸厥傳永明
 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見 韻與不韻復有精麤 見 情性風標神明律呂 齊書文選傳論史臣曰文章者蓋 齊書陸厥傳永明
 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明賞悟紛雜若子相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云充論於翰亦張琬句褒貶顏
 延圖寫情與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慮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初之情狀而下
 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小卿雖辭五言才骨
 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王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
 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教簡文之鴻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
 階之後謝莊之詠起安仁之塵顏延之揚贊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僅約束皆發蒙澤稽之流亦可奇理五言之製
 獨秀眾品習翫為理事久則讀在乎文章彌思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承異
 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元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飽後
 出成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開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
 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闕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
 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中今情崎嶇率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
 則發唱驚採操調險急難藻淫藍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新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
 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情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切切難以風談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甲胸懷
 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惟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奪奪故兼之者鮮矣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 見 前超後絕 見 華篇麗篆 見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見 三體 見 巧綺 見 全借古語用中情 見 委自天機參
 之史傳 見 不雅不俗獨申胸懷 見 宮體 見 詩長而不倦然傷於輕靈當時號曰 宿構 梁書范雲傳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
 疑其 天子聖哲 謂四聲捨日 是也 才盡 梁書江淹傳淹少以文章顯晚 雙文二少 梁書謝覽傳覽為人美風神善辭
 是也 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 雙文二少 梁書謝覽傳覽為人美風神善辭

中王味為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書齋壁梁書柳惲傳天監元年除長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賜詩云一既後進一寔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定新律彈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為詩曰亭阜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元長見而嘆賞因一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離華逐風遊深為高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盈帙滿筵梁書徐勉

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按排勉第二子製石關銘辭義典雅梁書陸倕傳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未嘗翁然重之或

問其為文速者于野答云江左以來未有此作其策而歎曰梁書顧協傳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多用新事梁書王僧孺傳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兼二子於金馬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梁書王筠傳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為城梁書劉孝綽傳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指物呈形無假題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梁書王筠傳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

抵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聲和被紙光影盈字梁書王筠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寔為

豈不多愧古情拙日每行新奇爛然總至雜與已盡會昌昭發蘭輝玉振充諧之義率比笙篳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

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此開日清親乃申晚來

名家惟見王筠獨步美約嘗從容啓高祖曰幽通之流梁書蕭子顯傳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有來斯應每不能已顯嘗為自序其書

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也也梁書蕭子顯傳

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此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

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驚開花落葉也前世賈傅崔馬世罕繼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

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稱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賦成又降帝旨曰可謂

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買道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下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

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思備遠雲物甚美得不斐然賦詩見須其自來不以力構上舊手梁書蕭子顯傳時中庶子謝朓出子

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限三刻成梁書蕭子顯傳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謝朓

同用十五劇韻體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與一訓為二十韻詩梁書蕭子顯傳

今日王筠本自一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

心元黃成采

辭章博瞻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梁書庾肩吾傳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

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吐言天拔出於自然巧心妍手梁書庾肩吾傳

其冗長師裴則滅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終愧一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邇而歎息

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量文質有異驅染搖駸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上英絕領袖見含清濁

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駸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

助陸倕之筆斯寔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驅染搖駸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上英絕領袖見含清濁

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驅染搖駸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上英絕領袖見含清濁

中今古梁書何遜傳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見之何生矣何劉梁書何遜傳初遜文章

世謂之照燭三才輝麗萬有形諸舞詠欲以靈祇待之以致馨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鬱為文棟梁書鍾嶸傳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劉楨王粲俊上之才清剛之氣梁書鍾嶸傳郭

創變其體劉越石仗富豔難蹤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乃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

此皆五言之冠舍跨劉郭陵轢潘左見潤之以丹采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

見文辭之命世四候之感暑雨冬月祁寒斯案響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梁書劉勰傳擊肌分理唯務折

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今之蔡伯喈張纘罷那經途讀其文歎曰不尚浮華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

亦幾文外獨絕梁書王籍傳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梁書劉劭傳以本

乎備矣文外獨絕邪溪賦詩其畧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不尚浮華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

足疾解困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今之蔡伯喈張纘罷那經途讀其文歎曰不尚浮華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

之歎曰今之蔡伯喈張纘罷那經途讀其文歎曰不尚浮華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

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典裁清拔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卿家之士龍也託異代之交

陳書蕭允傳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大手筆之其文頗變舊體綴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

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為詩以敘意辭理清異大手筆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皆陵草

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被之華夷家藏其本上側篇陳書江總傳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

其本後遂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梁書庾肩吾傳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

吐言天拔出於自然巧心妍手梁書庾肩吾傳

其冗長師裴則滅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終愧一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邇而歎息

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量文質有異驅染搖駸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上英絕領袖見含清濁

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駸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

助陸倕之筆斯寔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驅染搖駸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上英絕領袖見含清濁

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驅染搖駸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上英絕領袖見含清濁

中今古梁書何遜傳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見之何生矣何劉梁書何遜傳初遜文章

世謂之照燭三才輝麗萬有形諸舞詠欲以靈祇待之以致馨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鬱為文棟梁書鍾嶸傳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劉楨王粲俊上之才清剛之氣梁書鍾嶸傳郭

創變其體劉越石仗富豔難蹤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乃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

此皆五言之冠舍跨劉郭陵轢潘左見潤之以丹采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

見文辭之命世四候之感暑雨冬月祁寒斯案響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梁書劉勰傳擊肌分理唯務折

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今之蔡伯喈張纘罷那經途讀其文歎曰不尚浮華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

亦幾文外獨絕梁書王籍傳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梁書劉劭傳以本

乎備矣文外獨絕邪溪賦詩其畧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不尚浮華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

足疾解困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今之蔡伯喈張纘罷那經途讀其文歎曰不尚浮華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

之歎曰今之蔡伯喈張纘罷那經途讀其文歎曰不尚浮華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

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典裁清拔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卿家之士龍也託異代之交

陳書蕭允傳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大手筆之其文頗變舊體綴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

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為詩以敘意辭理清異大手筆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皆陵草

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被之華夷家藏其本上側篇陳書江總傳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

其本後遂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綺密陳書姚察傳尤好研覈古今疑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每製文筆救便索本陳書姚察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

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自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為師範且宗匠見文華理暢

訪對甚詳明聽之使人忘倦察一上曰我於姚察文章非惟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

陸瓊傳第三子從典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追步惠連陳書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閒居五

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為謝啓俄頃便就一總甚異焉

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喜霽三絕南史謝瞻傳與從叔峴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

風定花猶落乃一矣

呈約約即報書歎咏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詞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攬筆便

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

有就何事久遲回南史劉孺傳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其見親愛如此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南史陸

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天下文章何限

四聲以此制韻有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賦競病南史曹景宗傳帝

那忽作此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賦競病南史曹景宗傳帝

句今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

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節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

不已約及朝打銅鉢立韻響滅詩成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文珠曰頓燒一

賢驚嗟竟日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文珠曰頓燒一

燭四韻見南史孔休源傳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流風迴雪落花依草南史邱遲

麗逸時有鍾嶸者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南史鍾嶸傳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

綴映媚似南史鍾嶸傳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

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於時謝朓未適江淹才

盡范雲名級又徵故稱獨步故當南史鍾嶸傳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

益道宿憾以此報約也

子史精華卷六十七

文學部四

文辭下

皇信堂七言連韻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

際夜乃罷賜刊一字價等連韻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

風來儀周之興也驚鸞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

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未也觴情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日其桐

其荷其實難離懼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為之改

一字曰昔那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聲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

令譽高祖曰雖珠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十步魏書彭城王勰傳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

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魏書彭城王勰傳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

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纔去帝一餘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

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總辭曰臣聞露布者魏書高允傳宗敬延譽號為四備

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親詔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

華藻雲飛魏書高允傳宗敬延譽號為四備

一耀姿天邑魏書高允傳宗敬延譽號為四備

衣錦舊邦魏書高允傳宗敬延譽號為四備

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魏書高允傳宗敬延譽號為四備

與彼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遠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言若是也

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章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歲無違舊

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韻魏書程駿傳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

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魏書程駿傳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

徵羽本音為五韻詩魏書程駿傳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

子史精華

卷六十八

文學部

文辭下

皇信堂七言連韻

際夜乃罷賜刊一字價等連韻

風來儀周之興也驚鸞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

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魏其美欲使蕭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咏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
 誦悲彭城詩因戲觀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魏有慙色坐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蕭云可為誦之豈應
 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雕水裏肅其嗟賞之
 魏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須自由機杼成一家風骨魏書祖瑩傳瑩以文學見重常語
 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識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
 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可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滅於哀常焉報德魏書常景傳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
 以此文——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尤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高氏不得獨擅其美見五言獨
 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擅魏書裴敬憲傳工隸草解音律之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北齊書邢邵傳邵深為領軍元叉所禮又新除遷尚書令
 賓神備曰——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北齊書邢邵傳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雖處之獨
 與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管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隨邢邵文
 邵又云江南任防文體不疎魏收非直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何意道我偷任防沈俱有重名邢
 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頭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賦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
 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百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偷任防見邢魏
 各有所好見申使君手迹周書中微傳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舊俗官人皆通韻遺徵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
 就讀過相謂曰此是——北府裴諷南省柳蚪周書柳蚪傳大統三年馬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
 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徐庾體周書庾信傳既有盛才文並綺麗故世號為清風盛藻南楚嚴郡牧馬陳——於西京高致之
 劉之達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選以懷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清風盛藻南楚嚴郡牧馬陳——於西京高致之
 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廟——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清風盛藻南楚嚴郡牧馬陳——於西京高致之
 奇錯綜之美隋書經籍志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延年——浩浩如長河東注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浩為定州
 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當語德林云竊聞嚴賢家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從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
 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豈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
 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鬼錯之儔雖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若世俊又盈
 朝然修大夏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亦橫流帝思俾又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論非倫今以
 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
 其文筆——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消滑之流耳卬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載之日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

不知者謂為古人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一時盛作隋書楊素傳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
 松又不能甚解隋書盧思道傳思道聰爽俊辯通說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為人所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
 豈徒以蚓投魚隋書薛道衡傳陳使傳薛道衡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粹贈耳隱坐空齋踴壁而臥隋書薛道衡傳道衡每至
 然哉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傳粹所謂耳隱坐空齋踴壁而臥隋書薛道衡傳道衡每至
 怒其沉思如此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喉不在人
 後自是益見親月露風雲隋書李諤傳諤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恢廓閑雅隋書房彥謙傳所有文章
 文學傳序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氣高致遠隋書王胄傳帝常自東都還京師
 世其河東柳晉高陽許善心等或——或——魏晉龍光並驅雲路
 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峭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春春謀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通西驅展幹齊王
 賦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畢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脯小人
 荷銘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歸之於曹詞清體潤見意密理新見行一驛而成隋書潘徽傳秦孝
 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康上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萬字文見真秀才隋書杜正元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
 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萬字文見真秀才隋書杜正元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
 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萬字文見真秀才隋書杜正元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
 物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元倉卒之際杜家新
 接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吾不及也杜家新
 隋書杜正元傳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關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軌見麗絕當世北史王昕傳魏
 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及時並了北史杜銓傳正元字知禮少傳
 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及時並了北史杜銓傳正元字知禮少傳
 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性情——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及時並了北史杜銓傳正元字知禮少傳
 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
 時海內唯正元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
 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資以解褐北史杜銓傳正元
 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素讀數編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按正元銓族孫資以解褐北史杜銓傳正元
 構會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元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陽五伴侶北史陽休之傳弟俊之當文
 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實而行之多——大行於世按正藏銓之族孫陽五伴侶北史陽休之傳弟俊之當文
 拙世俗流傳名為——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後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悞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筆不及凍北史陳
 人作此伴侶君何所輕敢議論後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

神武之伐劉蓋升天寒雪深使人舉元康於舊下作軍書身老才壯齒宿意新

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長河輅映流霞成彩

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

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

何須每作一篇教坊路取

崇巖峭壁萬仞崛起

贊傳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判亂機務瑣委徵發指縱千端萬緒

榮傳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洛格調時號

逸不得獨美於前

翰有能名然特才審傲甚為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

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王

書楊炯傳炯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名海內稱爲四傑

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隣居王後當時

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李趙公崔文公之筆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

壁立萬仞雲霧與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則駭矣聞朝隱之文如麗服觀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

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于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體雖穠華可愛而

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綠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杵雖燦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為然

雲鬱與震雷俱發上觀者忘疲上瓊杯玉杵燦然可珍上富吳體

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一嘉謨作雙龍泉奪錦袍

得中和之氣

舊唐書李邕傳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在朝野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

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未有如邕者

嘆服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頌齊澣蘇

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邕為蘇頌齊澣蘇

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

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

祭

舊唐書蘇頌傳頌子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

實常稱曰掌制誥之選也以氣質自高

再思亦曰此

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誠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

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

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

言詔制之美者時稱

張萬言

舊唐書張涉傳涉依國學為諸生講說稍遷國子

依騷人之作為新辭

章吟詠聲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

多禹錫之辭也

其鋒森然少敢當者

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是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

其適遺

形其樂忘老

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

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

虞仲傳父端工詩大曆中韓翃錢起盧綸等文咏唱和馳名都下號

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在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緡暖因拜官會十子日詩先成者

文學部 文辭下

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于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唐書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沈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同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

自疑過之因作平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為故書雜置梵書之皮它日唐書李賀傳父善有雅行淹貫君加精思便能至矣

心唐書李賀傳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一出乃已耳

李商隱傳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投其學唐書李賀傳樂府數十篇

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五代史周臣傳商隱為文章以

夢剖腸胃五代史雜傳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其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

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師大醜宋史歐陽修傳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

自然其言簡而明下已占數千言矣潤身宋史歐陽修傳文章止於一政事可以及物

須切響遂精于格律有雅正集十卷宋史沈遼傳讀左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觀近似通

音樂醫書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宋史陳亮傳亮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

現而面益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宋史賀鑄傳嘗言吾筆端驅使

之心胸李溫奔命不暇宋史賀鑄傳嘗言吾筆端驅使未暮十賦皆就

有可觀吳蔡體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元化格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

上游稱其程未二鼓奏十詠召賦詩傳趣甚亟海陵喜解衣賜之挾幽并之氣

豪宕元史郝經傳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

潛復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元史陳孚傳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

亦以此少之振振州馮子振銘迹縣圖乃為子于之上以詔後世西王母為天子謠

年將復紀迹奔山樹之槐眉穆天子傳天子遂驅于山乃元雲雨之知王充論衡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

吐文萬牒見積文十篋以上王充論衡夫富人不加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聖人之

子史精華

卷之二十一

文學部

文辭下

五

讀賦千首乃能為之高洪西京雜記或問揚雄為賦迹賦心高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

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解何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

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之也家之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高文典冊問飛書馳檄用枚舉廟廟之下朝廷之中

用相如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劉義慶世說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元圃積玉無非夜光劉義慶世說葛稚川曰陸平

京可三劉義慶世說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然君文未重使人飄飄有

世表意劉義慶世說宋景文云左太冲詩振衣于何潤濯足高奇見貴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

佩實劉義慶世說顏淵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難欲楚艷漢侈劉義慶世說或問顧長康君等賦何如嵇康琴賦

是以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而也楚艷漢侈劉義慶世說或問顧長康君等賦何如嵇康琴賦

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氣往轅古辭來切今劉義慶世說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鑄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則麗

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瓊葩而惠巧招魂招隱輝麗而深華卜居風逸烟高劉義慶世說不有屈原豈

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風逸烟高劉義慶世說不有屈原豈

命詩人招字楚辭 劉勰文心雕龍鄭莊之賦大隱士為之賦狐裘結言極韻詞自已作雖合賦

慕行文明珠魚目 劉勰文心雕龍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

多詭難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動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迫敗之士雖 氣流墨中聲動簡外

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 無從 研京練都 劉勰文心雕龍張衡

性所樂陶染所凝是以筆 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劉勰文心雕龍若乃綜述性靈數寫器象

區一苑一者矣 鑲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之徒詭勢環聲 字必魚貫所謂 陸海潘江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如 奇章秀句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而疏亮之士猶恨其 倚句英談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盧子幹馬曰碑曰吾為天下碑文多 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矣皆有懸容 寒木春華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也易讀誦三也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鑿碧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

矣 悅紅藥訝黃鸞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鑿碧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

惟是日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 之先開 唱旗亭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共詣游亭黃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限賦推爐火以觀焉俄有妙伎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

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在玉壺

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伎之中最佳

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我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後之須臾次至雙

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漢即歡飲二子曰田舍奴豈安哉

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語其 文妖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之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文妖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技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童 尚黨尚浮尚蕩尚怪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而善章句者郭氏奴皆一之也 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

于元微之俱名為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 思涸奏樂神全綴文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曆之風 貞元之風 元和之風 李肇國史補張登長于小賦氣宏而密 水柱雪車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織成隱起往往感金之狀 開不容髮 李肇國史補張登長于小賦氣宏而密 水柱雪車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上 麒麟函 假成式西陽雜俎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會令人逼錄州 口吻生花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以黃祐祐曰吾方 蔣凝四韻 刻播傳或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下水船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趙倚樓 王保定撰言杜紫微寬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 文陣雄帥 同僚日蘇生之俊瞻無敵真 柳陰路曲流鶯

比降 同空圖詩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 如將不盡與古為新 上海風碧雲夜清月明

品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 落花無人淡如菊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所思不遠若為平生 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水今日明月前身 着手成春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沈堯有洞庭樂賦章八座咄謂 屋下作屋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朝賢曰此賦乃 也 畫圖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 信然 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鞀鼓

宋祁筆記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 非所施云 江左高文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入史策如 靜中一業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日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笑諠譁不妨構思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數千購一篇 歐陽修歸田錄梅聖俞在時余間皇親有以 雅頌同文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者其名重于時如此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鍾嶸詩品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

三代文章真蹟見韓多悲白多樂方勺泊宅編退之一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紅袖拂吳處厚青箱雜記魏野嘗從萊同遊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應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願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宣和書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為之歛衽而巳花發上林月浣淮水宣和書蘇舜欽工行草評書之流謂入妙品當皆曰

五言金城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詩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不可一日無此君也見橫文章張邦基墨莊漫錄李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

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瞻蒼崖顛下視白日徂夜半見橫文章張邦基墨莊漫錄李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

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嘆曰此非我曹所及遂閣筆見橫文章張邦基墨莊漫錄李文叔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

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惟見妙於使事趙德麟侯鯖錄元豐中裕

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管谷記經藏記又今世也見妙於使事趙德麟侯鯖錄元豐中裕

觀燈有御製令從臣和進王禹玉為左相蔡持正為右相蔡密叩王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事禹玉曰鰲山鳳釐外不可使章

子厚時為黃門侍郎面笑之曰此誰不知十七日登對祿陵獨賞禹玉詩云見妙於使事趙德麟侯鯖錄元豐中裕

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錦京春酒沾周燕見妙於使事趙德麟侯鯖錄元豐中裕

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駕樂王又進紫霞杯見妙於使事趙德麟侯鯖錄元豐中裕

通至和初為羣收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一揮九制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劉原父文章敏瞻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

有納被朱子名臣言行錄楊億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見瘦童羸馬陸游南唐書伍喬傳詩調

也王林野客叢書唐遺史載買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見瘦童羸馬陸游南唐書伍喬傳詩調

勢王林野客叢書唐遺史載買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見瘦童羸馬陸游南唐書伍喬傳詩調

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為布衣交見瘦童羸馬陸游南唐書伍喬傳詩調

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獨占八斗釋常談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

天下共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釋惠洪冷齋夜話老杜北征詩識君臣可貴也沛然從肺腑中流出釋惠洪冷齋夜話山谷在星落賦

分一斗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今伯陳情表詩史故老杜謂之者其文過人在誠實耳百家衣體釋惠洪冷齋夜話山谷在星落賦

皆不貴巧遲文章一厄釋惠洪冷齋夜話詩到李義山謂之西崑體見筆端三昧遊戲自在釋惠洪冷齋夜話山谷在星落賦

詩作賦北窓裏萬言不及一杯水願得奇天化為一張紙想百戰健兒陶宗儀輯耕錄虞伯生先生楊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楊

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也百戰健兒陶宗儀輯耕錄虞伯生先生楊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楊

揚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見百戰健兒陶宗儀輯耕錄虞伯生先生楊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楊

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詩中

有山連閣道晨雷聲野散周廬夜屬藥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也

揚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揭即曼碩先生也嘗有問于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德機詩如何曰德

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見唐臨晉帖見美女簪花見漢廷老吏見

子史精華卷六十九

文學部五

書法 六書附

口開不闔

管子曰者二君之在臺上而一者是言莒字為之破

類而有由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軸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書從甲子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乃幾居曼之十分一耳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而不知書做鳥跡以成文章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產而能書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俱足周事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橫行爲書記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符四曰蟲書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象意象聲轉注假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借一也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籀書而篆體復頗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異所謂一者也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傳性善書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以爲榮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則及寢病帝

管子凡物之有所一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軸之軸絲由是以相屬也

子史精華

卷六十九

文學部 書法

白下羊

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獨城卑合印卑字爲

一

四下羊射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
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漢魏古文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後漢書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騭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邑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及一者一乘一餘

填塞 鳥篆 本願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一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詔諸儒備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
篆隸一書 尺牘模楷 魏志胡昭傳初昭善史書與鍾繇相善
善效人書 魏志鍾繇傳注世語曰會一於劍閣要艾
法以相參檢 尺牘模楷 衛顛韋誕並有名一之迹動見一焉
造作異字 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
文王報書手 如觀其人 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一復一也
對酌其
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連依體 甫恨通並恨峻 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攻書時有張子並嘯
像類一十名以上 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為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雲上布星舒光 晉書衛恆傳

間甚得其妙 一臺二妙 人號為一 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為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雲上布星舒光 晉書衛恆傳
離離以一禾舟萃尊以垂穎山嶽 禾舟垂穎山嶽連岡 見 蠱鼓鳥飛 見 籀篆其子孫隸草其會元 唐之遺跡為六藝
之範先一益一 龜文龍麟鷹時鳥震 鍾列柳比一紆體放尾長短復身類若黍稷之垂穎蠶若蠶之焚蠶揚波振擊
乃一延頸 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晉書衛恆傳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
魯翼勢似凌雲 錢足而滅之 織波濃點 嚴巖峩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
勝 異體同勢 見 崇臺重宇增雲冠山 見 草聖 晉書衛恆傳弘農張伯英者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
衛恆傳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一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晉書王琨傳琨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
望之若崎嶇企鳥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 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晉書王琨傳琨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
字也 僧彌珉小 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晉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 龍驤 晉書王羲之傳山陰有一道士養好
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一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其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
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惶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慚色因謂
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
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嘗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誤刮

裴凡見 五字百錢 鍾繇抗行張芝雁行 池水盡黑 上製筆不得 晉書王獻之傳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一其
為能觀者 懸燈書榜 晉書王獻之傳魏時段熲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人那得知 晉書王獻之傳安問曰君書何如君家
數百人 有媚趣 遠不及父而頰一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表置左右以玩之 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
餓隸 晉書王羲之傳唐太宗制厭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 之 覽其 之 其枯
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鶴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歎于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
之氣行若繁春胡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于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毅之皮敘無半分之
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邪此數子者皆學過其寔所以詳察古今研精象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
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為 春蚓秋蛇 見 烟霏露結鳳翥龍蟠 見 妙參鍾索 晉書李充
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春蚓秋蛇 見 烟霏露結鳳翥龍蟠 見 妙參鍾索 晉書李充
世咸重之 一字徑尺 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 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
滿 宋書羊欣傳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靜默無競於人沈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 二寶 宋
謝靈運傳靈運詩書兼獨絕 吹竽為馬邊瓜 宋書明帝紀 亦以竽字似禍字故也 跡逾子敬 齊書王僧虔傳太祖善書及即位為第一僧
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 亦以竽字似禍字故也 跡逾子敬 齊書王僧虔傳太祖善書及即位為第一僧
雅過之 用拙筆書 敢顯跡大明世常 以此見容 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 已與僧虔暗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
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數語 天然
勝羊欣 齊書王僧虔傳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識者云 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度右軍叔過江之
云弟書如騎驃駭恒欲度驃驃前度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度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
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
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日亦呼有意仰瞻草草於右軍都嘉賓草亞
於二王繁媚其父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此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極度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
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即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也
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越好始當不減筆力根弱謝綜書其勇云
賀道力書亞師道護庚所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世 鍾張見 駭駭欲度驃驃前 見 賤家雞 見 恨少媚好 見 遇其合

文學部 書法

文學部 書法

時亦得入流

見右軍體大行

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

左右射應接

見書元圃茅齋壁

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車騎將軍颯質家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王文惠太子使顒

客風韻韶美

齊書王慈傳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度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

我亦不復能別

齊書王慈傳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度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

也時人以爲名答慈曾慶于超宗謝風子超宗斥言度故慈斥言風也

齊書紀僧眞

軍府令僧眞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

字以意造

梁書曹景宗傳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

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

徐希秀亦號能書

嘗謂志爲

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教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

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法始變于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推爲高祖所重嘗論于雲書

崔寔當與元常並馳爭先其見賞如此

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

陛下假其羽毛

陳書蕭引傳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

無臣法

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

望船拜求

無臣法

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

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常以指

今日所

惟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書學字

畫空中及

遂工篆法倚井欄爲書

書高則

一學印工高帝大悅以玉

驕賜之曰驕驕賞鳳尾矣

書高則

助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章仲善飛白並在相東王府善

制楚碑碣皆協所書

魏書太武帝紀初造

蒼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隸篆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

會義不極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領下遠近悉爲楷式行押書

爲世模楷 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者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潛潛傳元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 魏初重崔盧之書 體勢及其先人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 元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魏初重崔盧之書 體勢及其先人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 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 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 魏書盧元傳初諶父志 甄豐改定古文 魏書江式傳亡新居 白馬公崔元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貌 衛瓘體貌上卷直一練 魏書劉芳傳芳常爲諸僧寫經論筆迹稱善 魏書江式傳 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按諶元之曾祖 草書莫知誰始 魏書江式傳又有 考其 甄豐改定古文 魏書江式傳亡新居 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 草書莫知誰始 魏書江式傳又有 考其 甄豐改定古文 魏書江式傳亡新居 大司空 校文字之部類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聲類法 魏書江式傳 異者三日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 別放故左校令李登 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繆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有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曰衆非非行正 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說神蟲爲蠶 古猶奇惑俗隸 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 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說神蟲爲蠶 古猶奇惑俗隸 諸體班於篆下 魏書江式傳報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 一部其 文祖文宗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 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 跡字自反 北齊書廢帝紀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 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 北齊書庫狄干傳干不知書者名爲干字逆上書之時人謂之 書字楷正 北齊書趙彥深 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邪 穿錐 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古而後成其外二人至于孫始並知書 書字楷正 北齊書趙彥深 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長恭儉雖對妻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 工模寫 周書趙文深 書特 周書黎景熙傳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元伯 雅有鍾王之則 周書趙文深 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 妙楷臺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 深 北史崔宏傳初宏父潛爲兄潭等誅 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跡深藏秘之 夜 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 能闇書 北史陳元康傳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季式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欲殺我 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 一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

類出蘭之蛾似聞琴之

針復喜定情之製一傍低一仰立填板板上起印中波回壺鏡之驚指顧離陵之鶴並以筆簪
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
鶴與肩吾書曰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遠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
振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
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鈔唐尹端策故以述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
注妙斷輪 抽絲散水倚刀較尺 推能挹巧 聖 庚亮則羣公 繫帳中愛翫 鄧道元水經注魏太祖平荆州漢吏部尚
死大祖善其法常仰 文字有六義 鄧道元水經注又東選國子大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
以為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鵝筆 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
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饒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祭以嘉平四年與五宮中郎將堂
溪典光祿大夫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邑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
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學乳相生故 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
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
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
隸字繁蕪會劇者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什
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
秦魏初傳古文出於鄆鄆石經古文轉法隸之於堂西下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溪等名大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
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
學刻石記年用工作徒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碑南面刻頌表裏鏤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
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論缺存半毀幾駕言承久諒用無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
碑處晉承嘉中王彌劉曜入 華乳相生 篆捷 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
洛焚毀二學尚髮髯前基矣 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取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 吾雅愛
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造典籤兼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
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矧目稍仕至尚書儀曹 石經三體書 唐六
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殺簡牘渾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 布毯坐觀宿其傍二日而後去
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 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劉隸唐嘉話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入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逸顏真卿 李肇國史補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 因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逸顏真卿 李肇國史補
地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擻
水壘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間言矣 碧落
李肇國史補終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 蕭齋 白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存焉李約竭
碑曰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 一 偃波 見 上 蚶脚 見 義之鬼 馮贊
產自江甯買歸東洛置於 虎爪 書謝章詒板用蚶脚書節信用鳥書朝賀用慎書亦施於昏姻 偃波 見 上 蚶脚 見 義之鬼 馮贊
小亭以玩之號為 一 狸骨帖 李紳尚書故實荀爽能書嘗寫狸骨 筋書墨猪 張彥遠法書要錄穎川鍾繇太尉同郡胡昭公車
雜記虞世南書冠當時 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 一 胡書肥鍾書瘦 張彥遠法書要錄穎川鍾繇太尉同郡胡昭公車
人謂其腕有 一 隼尾波 張彥遠法書要錄八分更有一波謂之 一 胡書肥鍾書瘦 張彥遠法書要錄穎川鍾繇太尉同郡胡昭公車
一 日銘石之書最妙者也 二 日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 鍾書有三體 見 鐙鐙金石氣氤蘭 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正體
三 日行狎書相問者也 三 法皆世人所善按德昇劉德昇 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觀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
宏敬簪裾肅穆其聲鳴也則 一 其芬郁也則 一 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觀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
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爛而五色繡繡其七采故使離朱喪明子期失聽可謂草之聖也 清風
出袖明月入懷 見 丹穴鳳舞清泉龍躍 張彥遠法書要錄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 羅綺嬌春鸚鵡戲沼 張彥遠法書要錄虞世
如 故當子雲之上 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羣翟 張彥遠法書要錄鷹隼之彩而翰飛展天骨勁而氣猛也羣翟備色而翔翮
父靈和子神俊 張彥遠法書要錄逸少乘真行之要子敬執行之 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媚媚風行雨散 張彥遠法書要錄張
非真發揮柔翰 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羊真孔草蕭行范篆 張彥遠法書要錄袁昂云 一 十八家 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
實 逸筆餘興淋漓揮灑 歐陽修集古錄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
一 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登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 百態橫生 見 三蕭碑法 歐陽修集古錄梁智藏
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 百態橫生 見 三蕭碑法 歐陽修集古錄梁智藏
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教尚書 刻於焦山之足 歐陽修集古錄悉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 一 正 其 一 至於 鸚哥嬌 東坡志林
殷中郎蕭把書世號 沈括夢溪筆談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 一 正 其 一 至於 鸚哥嬌 東坡志林
得九以 一 縷濃墨當中 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鸚哥嬌 東坡志林
為奇 文學部 書法

針復喜定情之製一傍低一仰立填板板上起印中波回壺鏡之驚指顧離陵之鶴並以筆簪
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
鶴與肩吾書曰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遠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
振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
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鈔唐尹端策故以述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
注妙斷輪 抽絲散水倚刀較尺 推能挹巧 聖 庚亮則羣公 繫帳中愛翫 鄧道元水經注魏太祖平荆州漢吏部尚
死大祖善其法常仰 文字有六義 鄧道元水經注又東選國子大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
以為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鵝筆 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
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饒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祭以嘉平四年與五宮中郎將堂
溪典光祿大夫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邑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
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學乳相生故 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
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
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
隸字繁蕪會劇者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什
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
秦魏初傳古文出於鄆鄆石經古文轉法隸之於堂西下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溪等名大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
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
學刻石記年用工作徒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碑南面刻頌表裏鏤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
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論缺存半毀幾駕言承久諒用無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
碑處晉承嘉中王彌劉曜入 華乳相生 篆捷 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
洛焚毀二學尚髮髯前基矣 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取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 吾雅愛
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造典籤兼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
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矧目稍仕至尚書儀曹 石經三體書 唐六
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殺簡牘渾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 布毯坐觀宿其傍二日而後去
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 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嫌疑 後漢書應劭傳風俗通曰 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戶牖牆壁各著刀筆 後漢書王充傳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

言以為談助 後漢書王充傳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 不欲章顯其名號潛夫論 後漢書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人主宜為一通置之座側 後漢書崔寔傳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 匡老反韓

復孟 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 子一非 漢四百歲元其興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

日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 載之兼兩 後漢書吳祐傳

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

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 昔馬援以意苴與誘王陽以衣囊傲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汝乃止撫其首日吳氏

世不乏 大衍元基 後漢書王景傳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雜吉凶 詩細長於論衡 後漢

季子矣 載教誨子孫誦誦經典集經 四部六錄 內外中篇凡有 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發明奇趣

而歎息以為 邕還京師傳之學者或誦習焉 竹簡小篆 得 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 善文 宿遷家巷垂十

載教誨子孫誦誦經典集經 四部六錄 內外中篇凡有 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發明奇趣

振起元風 晉書向秀傳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 道家之言

見 父子證明足以為審 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托帝

曰古來亦都有是願謂公卿曰 正與人意闇同 莊曰 竊注 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

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 以為已 向郭二

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向郭二

莊見 魏國史書 晉書宋哲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

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曲

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卦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詳辭則異卦

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鄧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預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即藏金玉等微

書二篇論射法生卦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

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家中

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燒簡斷札文既殘缺不識名題家中

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制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燼簡 考正汲冢

書 晉書王接傳時祕書丞衛恒 一 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東晉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太守陳留王庭堅難

衛皆博物多聞 鬼董狐 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一之 江左文志 宋書明帝紀好讀書愛文義在藩論語

咸以為允當 二卷行 代手板 國子太學生冠之服單衣以為朝服執一卷經以 藏廣內 宋書百官志漢西京圖籍所有天府石

書在 襄陽科斗書考工記 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 荆州八表

東觀 周官 元徽四部 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 書目 言家口實 齊書王僧虔傳論註百氏荆州八表

所闕文也 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 荆州八表 見 如客至有設 見 玉以比德海從上善 齊書張融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

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 十八州士族譜 齊書賈淵傳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

中衛軍王儉抄次百 給令史書吏撰定 治縣譜 齊書傅琰傳父僧佑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佑在縣有稱琰尤明

家譜與淵參懷撰定 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 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 率多異本 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好墳籍

奉表質疑高 祖皆為解釋 細素 極邱墳肅快充積儒墨區分 滕帙 見 京師莫比 梁書沈約傳聰明過人好墳

貧聚書至萬餘卷 一 助卒後高祖使學士 官所無者就家取之 見 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 梁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賀縱共沈約勒其書目官所無者就家取之 劉略班藝虞志荀錄 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助贈詩其略曰

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 柱下之言 陳書馬樞傳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柱姑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虧芥

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 汲郡孔堂玉箱金板 陳書江勰姚察傳論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紀 豈可以此充食

之規千載美 汲郡孔堂玉箱金板 陳書江勰姚察傳論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紀 豈可以此充食

談所不廢也 文學部 書籍

文學部 書籍

文學部 書籍

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舒被覆書南史邱巨源傳虞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

日採諸經史該洽古義魏書明元帝紀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

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惑自今圖百家要事以類相從魏書宗室暉傳暉頗愛文學

識祕籍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魏書高謐傳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

凡十四代暉代京圖籍莫不審正書大加繕寫由是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如何可備對曰伏義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

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老莊矯誣

棄之曰此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物祖魏書劉懋傳懋詩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

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炳於東序光於麟閣

新異之書殷勤求訪魏書常景傳景好經史愛翫文詞若炳於東序光於麟閣

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文象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

術禮經絕漢與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服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

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開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章廁

班祕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輟年不寫或篇第稍亂始末未

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補闕損併有無校續讀以為定

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生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紛總當非一二校書歲月

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入洛二千餘兩見永嘉舊本魏書徐遵明傳知陽平館陶趙世業

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入洛二千餘兩見永嘉舊本魏書徐遵明傳知陽平館陶趙世業

明乃往手自補治躬加題帖魏書李業與傳業愛好墳籍鳩集不已魏書武帝紀帝制赤軸青紙

及卸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象經魏書武帝紀帝制赤軸青紙

又撰採衆書自義農以來訖於魏末凡五百卷云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

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分爲三品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

有纒四千卷文字古拙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

藏丙道聽塗說靡不畢紀隋書經籍志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

失則改之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通方志以詔群臣以五厄

知地俗而賦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五厄

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

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居當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棄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

下焚書之令行儒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

與改奉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大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

盛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官室圖書並從

和帝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閣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隳毀皆取為唯囊所收而西魏七十

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燬蕩其遺存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存有數萬卷後魏收錄多足得

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存有數萬卷後魏收錄多足得

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三厄也承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秦帶越

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纒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借偽之盛莫

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

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

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

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鄴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纒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後自幽州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

子史精華 卷七十 文學部 書籍

徐賀之答崔謙何庚之論簡牘雖盈善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親實之鄉疑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縹緲
艾無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卷一百二十卷
焉人倫之
紀備矣
家書多秘閣
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
七誘千醉
北史陸侯傳擬急就篇為語蒙章及
章表數十篇按陳侯會孫
創立簿籍
舊唐書張
昌宗撰
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
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二百卷上之
朝廷所修皆總知其事
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
又輒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以來
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
城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
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
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表獻海內華夷圖
舊唐書賈耽傳至十七年又誤成海內華夷
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基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
出師東銘不耐甘其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則懸度作險或道里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通詳究臣弱
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
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闡開之行賈成貂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後其要聞閭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及其偽然殿周
以降封略益明承啓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為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
鷄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碑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準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之而棄之高祖神皇帝
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通大磧通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高宗嗣守丕積克廣前烈遣皇車
賞詔西越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舍先天之量惟新承嗣明皇以大孝清內以無為理外
大宛驪驂歲充內廩與歐師之窮兵躡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潤澤生人代宗剷除殘孽尊倫攸欽伏惟皇帝陛下以上
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真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霽濡臣
幼切磔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屏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去歲元元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
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開以衆務不遂專門積用尚虧憂愧彌切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聚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
圖一軸廣三丈從二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莫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縵宇宙雖廣舒之不
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日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
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殊外悉從整正隴西十地播
棄於承初之中邊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乘陝北晉氏邊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
書搜補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滄時為幽州之侵以華山為荆河之鎮既有垂於再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
古郡國通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水開示衆軍鄒侯之圖書方知陋案企
慕前哲嘗所奇心輒罄庸
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
舊唐書杜佑傳初開元末劉秩採經史百家之言

得其書等味厥旨以為餘目未盡因而廣
聖賢家誠
舊唐書房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契雖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辭字疑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字對故名曰寫宣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揚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
皆為儒士所稱
策至其國將
而歸
四部
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
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正本一曰正二曰副三
正副貯見
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讓家書為多皆
括地志分
計州郡緝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
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
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論射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難礙小行節度使
自五百五十篇歷四幕成詒藏祕閣所賜萬段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自鑑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李書樓
至萬卷世號
所著文
手校定
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舊唐書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契雖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辭字疑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字對故名曰寫宣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揚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
皆為儒士所稱
策至其國將
而歸
四部
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
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正本一曰正二曰副三
正副貯見
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讓家書為多皆
括地志分
計州郡緝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
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
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論射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難礙小行節度使
自五百五十篇歷四幕成詒藏祕閣所賜萬段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自鑑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李書樓
至萬卷世號
所著文
手校定
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舊唐書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契雖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辭字疑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字對故名曰寫宣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揚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
皆為儒士所稱
策至其國將
而歸
四部
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
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正本一曰正二曰副三
正副貯見
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讓家書為多皆
括地志分
計州郡緝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
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
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論射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難礙小行節度使
自五百五十篇歷四幕成詒藏祕閣所賜萬段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自鑑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李書樓
至萬卷世號
所著文
手校定
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舊唐書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契雖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辭字疑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字對故名曰寫宣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揚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
皆為儒士所稱
策至其國將
而歸
四部
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
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正本一曰正二曰副三
正副貯見
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讓家書為多皆
括地志分
計州郡緝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
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
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論射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難礙小行節度使
自五百五十篇歷四幕成詒藏祕閣所賜萬段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自鑑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李書樓
至萬卷世號
所著文
手校定
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舊唐書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契雖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辭字疑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字對故名曰寫宣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揚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
皆為儒士所稱
策至其國將
而歸
四部
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
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正本一曰正二曰副三
正副貯見
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讓家書為多皆
括地志分
計州郡緝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
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
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論射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難礙小行節度使
自五百五十篇歷四幕成詒藏祕閣所賜萬段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自鑑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李書樓
至萬卷世號
所著文
手校定
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舊唐書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契雖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辭字疑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字對故名曰寫宣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揚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
皆為儒士所稱
策至其國將
而歸
四部
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
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正本一曰正二曰副三
正副貯見
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讓家書為多皆
括地志分
計州郡緝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
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
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論射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難礙小行節度使
自五百五十篇歷四幕成詒藏祕閣所賜萬段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自鑑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李書樓
至萬卷世號
所著文
手校定
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舊唐書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契雖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辭字疑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字對故名曰寫宣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揚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
皆為儒士所稱
策至其國將
而歸
四部
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
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正本一曰正二曰副三
正副貯見
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讓家書為多皆
括地志分
計州郡緝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
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
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論射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難礙小行節度使
自五百五十篇歷四幕成詒藏祕閣所賜萬段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自鑑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李書樓
至萬卷世號
所著文
手校定
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舊唐書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鈔契雖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五緯圖十卷
十卷起侍講時或辭字疑
依春秋著元經依家語為中說
舊唐書王勃傳祖通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
事令中使口宣即以勝字對故名曰寫宣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體例自獲麟後歷
秦漢至於後魏一紀年之書謂之
又孔子揚
梵本經論六百餘部
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元
雄法言例一客主對答之說號曰
皆為儒士所稱
策至其國將
而歸
四部
圖籍
唐書百官志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
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正本一曰正二曰副三
正副貯見
以古文字參
定同異
唐書韓王元嘉傳少好學藏書
文句詳正祕府不及
唐書韓王元嘉傳時籍沒者衆惟冲讓家書為多皆
括地志分
計州郡緝緝疏錄
唐書濮恭王泰傳司馬蘇最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
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
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論射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
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採古今禮要為書
唐書段文昌傳疏爽任義節不為難礙小行節度使
自五百五十篇歷四幕成詒藏祕閣所賜萬段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自鑑定
唐書蘇弁傳弁聚書至二萬卷
摹周六官事歸於職
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領其屬
制遂定
黃墨精謹
唐書韋述傳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蓄書二萬卷皆
李書樓
至萬卷世號
所著文
手校定
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舊唐書元齡傳元齡嘗讀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
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古今
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
瑤山往則維城前軌
舊唐書裴光庭傳開元十七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黃門侍郎依舊
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上令皇太子已
續春秋傳
舊唐書裴光庭傳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
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續春秋傳
利賓等今直弘文館撰
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
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
沂公史例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
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
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
及
各一卷上
正所
續王儉七志
舊唐書王儉傳儉素傳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
著也
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滯
滯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
藏之秘府上於是
施架排次大加搜寫
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十卷弘正客為弘
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
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明皇令於東都乾元殿前
吳氏西齋書目
舊唐書吳兢傳兢家聚書頗多嘗
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以下入殿前令從觀焉
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
寫宣
舊唐書王起傳起
府不逮
舊唐書韋述傳

章及註解諸 藏必三本 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 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閣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

皆楷小精 柳氏自備 金鏡舉要 唐書令狐綯傳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 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

必欲與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於祕書...

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桂苑珠叢 唐書曹憲傳於小學家尤遠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

唐書馬懷素傳有詔句校祕書時文籍盈漫皆 閩外春秋 宋史李昉傳昉幼好學涉獵史傳...

造項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項曰此 夏產 宋史鄭樵傳樵字漁仲與化軍莆田人...

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 墨莊 元史申屠致遠傳聚...

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謂子 識以玉章 元史仁宗紀遣使四方旁求經...

孫曰吾為汝曹獲 矣 刻印 命近侍掌之 書萬卷名曰 羣玉策府...

王之所謂 言往古帝王以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典冊法書 焦氏易林...

沂河盡濟既准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間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過履遺不躡功未及成...

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 赤帝在關其巖之巖承以文王覆以磐石其書...

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

來侯之非厥歲月將告以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

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日庚子登宛 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 傳書猶窗牖 王充論衡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

數使一疏而一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樂於居千石官富於積積頓財 王充論衡故曰玩揚子雲之...

日光之 菜果甘甜蜜酪辛苦 王充論衡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 樂於居千石官富於積積頓財...

照也 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 王充論衡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 葛殘玉屑 王充論衡...

山之書 故曰葛殘滿車不緯書 荀悅申鑒世稱 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 載數車於王粲...

比之 故曰葛殘滿車不緯書 辨之益發其偽也其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載數車於王粲...

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 字直千金...

字中皆挾風霜 爲洪西京雜記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 字直千金...

事亦謂 書倉 王嘉拾遺記曹曾嘗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家說落者曾刊正至萬餘卷及國難...

文心雜記 至魏晉作者間出調言兼 受龍圖作握河記 鄧道元水經注在伏義受龍圖於河八卦是也...

存理語必錄類聚而求亦 商咸亦受焉 埋經歲久編章稀絕 鄧道元水經注移天子竹書及山海經者...

元水經注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竦竦勢爭高遠望若樓閣之托霄...

土其下層巖峭壁岸無階縣巖之中多 焉室中若有 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

妄下雌黃 顏氏家訓 或彼以爲非 黃卷 宋祁筆記古人之爲書盡 膚書識 宋祁筆記今華吾體者...

也謹吾履者憲法也 六籍奴婢 日文中子於六籍何如黃曰若以人望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耶王也...

爲 者詩書也 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 一倒取之採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悞書以雌黃塗...

處 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 古書託名 何遠春者紀聞...

數通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學孫吳...

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

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已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玩逸著撰...

以學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經...

性之所爲樹萱錄劉蕡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道...

人嘗言 酉陽逸典 吳會能改齊漫錄荆州記曰小西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 太極爲堂與乾坤爲門戶...

之矣 見前錄康節先公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 鎮庫書 徐度却掃編...

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及求別本參校至無差悞乃繕寫之必...

以鄧州蒲圻縣紙爲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

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 葉子 程大昌演繁露古書皆卷 陸游老學庵筆記東坡在儋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

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 用油筆紙 方冊如笏頭青綠爲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爲行書墨壘尤勁其末用越...

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 星分綺錯 言大義之淵源秘錄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 萬卷 犀犀牙...

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 文學部 書籍

煇耀有樂金匱 禽經洞究物理 王林野客叢書 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
石室載嚴封鑰 不載觀其 始非常人所為觀碑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
鶴以怨望鷓鴣以貪顧雞以視視鴨以怒噴雀以猜懼燕以狂肝鷺以喜鳴鳥以悲啼鷓以饑鳴鶴以潔唳鼻以凶叫鷓以愁
鷺飛則城沉鷓鳴則蚓結鷓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
立凡此在今書皆所 以甲乙分十門 且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所不具書目
不聞疑禽經非全本 伊世珍瑯嬛記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
娘福地 十年內書益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頷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
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嗟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
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王京紫微金真七映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
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檣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
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 也

力學

朝益暮習 管子 不息版 管子 退身不令 疑今察古 管子 不知來者視之往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老子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
為而無 見歲若月 晏子 靜處遠慮 一 君子慎所修 晏子 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 讀書百篇 墨子 昔者周公旦朝
士 心齋 莊子 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俾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
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 剗心 莊子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 蘧伯玉
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勤志服知 莊子 惠子曰孔 若出金石 莊子 會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膺手足胼胝三日不
始於是之而非五十九非也 鼓琴樂道 莊子 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饋粥郭內之田十畝足 輒使之然 荀子 未直中繩雖有槁暴
決東縱而歌商頌聲 鼓琴樂道 莊子 同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饋粥郭內之田十畝足 輒使之然 荀子 未直中繩雖有槁暴
不復延者 參省乎已 荀子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 一躍十駕 荀子 驥驥 功在不舍 金石可鏤 荀子 鏤而不
力久 荀子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美七尺之軀 荀子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 誦數 荀子 故 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 惡臥
燁掌 荀子 有子 而 如蛻 荀子 君子之學 蟾然遷之故其行功其立 鑿格不可不謹 荀子 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亦
不反其常君子之 猶玉之於琢磨 荀子 人之於文學也 也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 焉可息 荀子 子貢問於孔子
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 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末錫爾類事親難事
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
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墮如也噴如也扇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子君子息焉
小人難 呂氏春秋善學者若齊王之食一也必 假長補短 呂氏春秋善學者 人將休不敢休人將臥不敢臥 越中牟之鄙
休焉 食其 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距 人之 以 其

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
 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一吾將一十五歲而周成公師之返性游心淮南子聖人之學也欲以
 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歲賢愈昨淮南子聖人無止無以一日也注歲賢今積志委正以趣明師淮南子名可務立
 於遠廓而覺於寂寞也歲賢愈昨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功可疆成故君子
 勵節尤高以絕世俗刀礪玉錯揚子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日未之思矣夫習是勝非揚子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
 汲汲皇皇禹湯文武揚子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日未之思矣夫習是勝非揚子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
 或曰耕不獲獵不獲耕獵乎日學海揚子百川一而至於海耶陵學顏苦孔卓揚子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率馬以
 而得道一而得道是獲也揚子或問治已日治已以仲尼或日治已以潛心於聖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未達一間見三年通一
 揚子或問治已日治已以仲尼或日治已以不亦可乎潛心於聖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未達一間見三年通一
 經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今之學也非書競末景夕照餘輝抱朴子元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
 道者以辭飽辭飽者以義醒注言華多實少續其聲悅金玉琴鐘鼓笙簧抱朴子夫士以三墳為一五典為
 流俗以高蹈軌德代而揚聲以辭飽以義醒書競末景夕照餘輝抱朴子元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
 言無微抱朴子自叙日役薪賣之以給柴火寫書服先人之義藉仲尼之心矣文中子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
 而不測實薪給紙筆紙筆就管田園處以柴火寫書服先人之義藉仲尼之心矣文中子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
 之事帝王之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文中子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從嚴揚游泳文中子尚書召子任子
 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文中子惟學矣乎勤勤於述文中子文子中子曰仲尼之述廣
 進日然夫子今何也子日先師之職也行年五十守學彌惇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邵毅可矣矣
 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薰是衰則有豐年行年五十守學彌惇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邵毅可矣
 本也請使卻穀公從之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國語文公學讀書於日季三日日吾夫先王之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
 姓也請使卻穀公從之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國語文公學讀書於日季三日日吾夫先王之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
 於國日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荷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
 道我在與有旅責之規位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訓之謙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誓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矜不失謙以訓御之於是乎讀書欲睡引錐刺股用之絕去秦而歸廉賤履賤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
 以自傲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讀書欲睡引錐刺股用之絕去秦而歸廉賤履賤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
 召歸至家妻不下帷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皆秦之罪也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大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大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其金玉錦繡取簡練以為揣摩見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考信六藝史記伯夷傳夫學
 卿相之尊者乎簡練以為揣摩見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考信六藝史記伯夷傳夫學
 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行常帶經史記儒林傳見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諸博士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
 不觀舍園或莫見其面蓋董仲舒於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書誦書傳夜觀星宿
 楚元王傳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詩樂道不交於世俗專積思蒲牒寫書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悅
 於經術或莫見其面蓋董仲舒於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書誦書傳夜觀星宿
 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漢書董仲舒傳仲舒進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識亡書三篋漢書
 注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下帷發憤潛心大業漢書董仲舒傳仲舒進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識亡書三篋
 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擔薪誦書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三冬文史足用
 年十三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見唇腐齒落漢書東方朔傳今
 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見唇腐齒落漢書東方朔傳今
 術慕聖人之義誦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所問非一師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究靈奧
 勝數者於竹帛服膺而不釋所問非一師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究靈奧漢書
 叙傳者及昔君之門先聖之枕經籍書漢書敘傳徒樂行究極師法江生習詩禮及歷算一稱為通儒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後漢書魯恭傳十五與母及不俱居太學習魯詩牧豕聽經後漢書承宮傳承宮年八歲為人
 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勤學不倦見舍味經籍後漢書郎顛傳光祿大夫江夏黃瓊狀當
 拾薪執苦勤學不倦見舍味經籍後漢書郎顛傳光祿大夫江夏黃瓊狀當
 其念至忘所之適叔孫通為漢禮儀畫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後漢書朱穆傳及壯銳學銳意講誦或時思
 頭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後漢書朱穆傳及壯銳學銳意講誦或時思
 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日後漢書朱穆傳及壯銳學銳意講誦或時思
 專愚後不知數馬閉廬精誦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百家眾氏投間而作後漢書延篤傳吾嘗味爽梳梳
 足穆愈更精焉閉廬精誦後漢書樂恢傳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百家眾氏投間而作後漢書延篤傳吾嘗味爽梳梳
 夏之書歷公且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誦詩南軒不交人物
 粉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益地之為與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厚讀書不知
 暴雨方之於持竿誦經澗水流麥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
 吾未足况也持竿誦經澗水流麥後漢書高鳳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
 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不覺

之其後遂為名儒乃御軍三千餘年手不捨書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

負厥挾持經書魏志王朗傳注魏略曰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關中擾亂與兄季

者云苦渴無日過言當以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

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欣然獨笑以忘寢食

班傳張蔡之傳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畢覽百家

供紙筆所既一誦一亦非復吳下阿蒙吳志呂蒙傳注江表傳曰蒙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

到目相待大兄今喻何一稱讓侯乎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

甚異之時比之子產單食瓢飲披閱不倦

必然後反之百日習一經晉書魏舒傳年四十餘郡上計孫察孝廉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

而對策約繩誦書給然好學手口一博通古今年同呂望經籍不廢晉書閻續傳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

升第阮瞻傳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帶經而農晉書皇甫謐傳居貧躬自稼穡書活晉書皇甫謐傳耽玩典籍

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手自抄寫交遊好讀書或公事之暇輒讀五經就帝借書晉書

皇甫謐傳自表帝送一車書與之手自抄寫晉書紀瞻傳瞻性靜默少公事之暇輒讀五經晉書車胤傳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

暮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囊螢照書晉書車胤傳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

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味義根晉書劉敏元傳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元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

練一盛數十火以以夜繼日焉何為費功於浮詞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一門七業晉書劉殷傳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折蒲學書忘而失羊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

涕時有暇即鑽堅研微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宋書禮志昔魏武身親甲冑務在志為之逸賜為之抽齊書王僧虔傳見諸

晉書符朗載記及為息鞍披覽投戈吟味武功猶尚齊書徐伯珍傳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至讀書隨月握

一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少隸事齊書陸澄傳澄在尚書省出中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事多者與之人人酬據精悉

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隸事齊書陸澄傳澄在尚書省出中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事多者與之人人酬據精悉

一座稱服齊書崔慰祖傳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班馬復生無以過此見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齊書沈麟士傳麟士少好學梁林誦書齊書徐伯珍傳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至讀書隨月握

卷升屋齊書江泌傳泌少貧晝日研耕耘雅業梁書武帝紀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宅區宇

欲式敦讓齒自刑國今聲訓所漸戒夏同風宜大啟庠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詭當時號曰宮體埃塵滿席寂若無

人梁書韋愛傳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各疏所憶少帝三事梁書沈約傳約嘗侍謫豫州獻粟徑寸

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手自雘校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諸君進

止威儀當問范長頭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

咄多識前代舊事也坐睡梁懸枝梧錐握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藜廣鏗鏘之樂時而裁而苑園經籍遊

息文藝梁書裴子野傳家傳素業世所寫既畢諷誦亦通梁書王僧孺傳家貧常備書以養母

令東海王僧孺年二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既敏筆耕為養亦備書成學至乃照壁映雪編蒲緝柳先旨往行人備書成學

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疑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坐

年少何乃不廉梁書朱異傳通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

而義宜忘靈寶之言誤云 恍若迷途失偶驚如深夜撒燭 宋書顏延之傳若呻吟於墻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逃察

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 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殺羊叔子墮淚碑於 不稽古如此 耶其 太傅是誰吾不識也 其處立臺網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 典裁傳口語 見每在公宴必強賦

傳弱冠王孫綺統公之道 唯作大諾 而巳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 無為作才語見向 南史彭城王義康傳素無術學袁淑嘗請義

詩 梁書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 檢覓鳳毛 南史謝超宗傳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

日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 侯超宗日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家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待宴至尊說君 有鳳毛起宗徒跳還內道隆謂 至聞待不得乃去按齊書謝超宗傳無時右衛將軍劉道隆以下數語託云沈約便

句句嗟稱 南史張率傳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詡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 所識不過十字 南史昌義之傳義之不

不免面墻 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引陸敬元贊等於前日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

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 也陸敬元對曰實如明詔 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 魏書傳末傳年二十餘有 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末乃

發憤讀書涉獵 何處龍見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尚書郎中源師嘗語肱云龍見當雲開師云 作何 北史雷紹傳

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遠謂同僚曰徒知邊俗尚武 作屋况字 北史斛律金傳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

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 北史李密傳密共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日卿本匈奴奴早被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

字 乃就 何須作書傳雅語 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

吾當折杖驅之 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 八十宗 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

晉無此號 北史熊安生傳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領郡縣或誣之日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

開一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生 觸生 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 舊唐書侯思止傳貧窮不

元禮家性無類諸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與判司效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

狀乃告符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與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日國家用人以不次若

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解秀 賜絹買經史 舊唐書羅西王博又傳絃歌自娛驕後無比與其弟渤海王奉

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解秀對之則天大悅 伏獵侍郎 舊唐書嚴挺之傳林甫引蕭吳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

而不委任聞汝等雅昵近小人好為不軌先王墳典不 慈俱為高祖所鄙謂曰我怨讎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一

文學部

不學

而義宜忘靈寶之言誤云 恍若迷途失偶驚如深夜撒燭 宋書顏延之傳若呻吟於墻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逃察

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顧人答策假手賦詩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談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長受一生愧辱哉 如則秘書無不燹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轡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德班班陸雲求第則一三九公議則一懶營饌情裁衣 顏氏家訓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損惠躄鴟 顏氏此元氏之世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謬誤反頽項字須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綠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顯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 王莽非特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顏氏家訓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分間位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 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種桐乃成二字並從手種桐此謂撞搗提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種桐時大官醴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種

桐時大官醴馬酒乃熟 見上 斷窻舍人 張鷟朝野僉載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 劉肅大唐新語尹伊嘗因坊州司戶尚河東寺後梁蕭譽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在 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劉肅大唐新語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日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 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 劉肅大唐新語張由古有吏才曹郎如此判 向下一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日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 挽鏡寒鴉集 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割青其季父常令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 班一聞者掩口而笑 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段成式西陽雜俎歷城北二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 一耳 里 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午疑濯錦又漁船掩映骨殖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醴集參軍張伯瑜語公言向為血羹頰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諸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日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 豈是助語 玉泉子李據幸相終之姪生長綺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 一 純會宰字於濕池皆以門廢也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綠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後又祿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承人並不取去又判決祇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與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與杖不合契杖也李曰公何不問 人日鳥 陶穀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鶴事以傳 反玷 沈括筆談書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殿歷貴近會諱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白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日設於廳事以代 一 人莫不怪之子竊意其心以謂那君屏寒門管氏亦屏寒門那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 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倫 馬令南唐書苛政傳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 一 榻枕書 反玷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玷耳

老學庵筆記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始 生年二十未知周孔 陸游老學庵筆記杜牧之范陽盧秀才墓誌曰 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 梨為五臟刀斧 文登湘山野錄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寬履輕衫攜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數句童叟驚怖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調諧灑丞相愛之遂錫於其廬置之客右叟亦不敢氣談季以晚湯連食數一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就 一 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巨觥日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日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日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日見鴟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狀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掉以呈丞相乃鴟冠子也 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一 文學部 不學

子史精華卷七十二

武功部

兵機

本兵管子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管子之極也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管子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

服習無敵存乎福知天下而福知天下無敵存乎明管子如飛鳥動如雷電發如風雨管子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

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管子其前莫害其後獨終無方原無象管子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管子勝之幾行義勝之

出獨入莫敢禁圍管子能聞未極管子於故能見發驚動昌管子於故能至無至善不戰管子其大之一三器六攻管子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

未形於故能知未始發驚動昌管子於故能至無至善不戰管子其大之一三器六攻管子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

也斧鉞也祿賞也管子者何也日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伎也翫好也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

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眾寡同力眾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危危窮窮

三官不修五教不亂九章若明則管子而無徑乎不知發乎不意管子樂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利適用敵

害管子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管子器之至也管子教之盡也不能敵使敵若據虛搏景管子善者之為兵也管子若無設無

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使敵若據虛搏景管子善者之為兵也管子若無設無

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

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

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日蒐振

旅秋以田日獨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

居長相游祭相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慶居樂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兵幸於權管子幸於地管子幸於勝也管子武滿管子

聲相聞足以無亂畫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兵幸於權管子幸於地管子幸於勝也管子武滿管子

兵威而不止伐逆伐險伐過管子先王之伐也管子不伐及知形知能知意管子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

命日管子故主兵必管子者也管子尊王安國之經管子故兵者管子不可廢也管子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管子故凡用兵之計

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管子也管子不可廢也管子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管子故凡用兵之計

一管子至敵國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管子小征大匡管子是以聖人管子而不管子不失天時

論器論士

子史精華

卷七十二

武功部

兵機

論將論主 管子故凡兵有大論必先無溝壘有耳目 管子故善用兵者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

其行則率卒困強進則銳士挫 不行於完城池 管子故軍爭者三聞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也 竿瑟美人誦臣文

馬 管子遺以 以蔽其外內以塞其內遺以 五戰而至於兵 管子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

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薪菜日虛十里靡幣日去千金 管子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

敵則有以備之敵人也 文令武令 管子請與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日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 時為主客

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 管子桓公曰善 薪菜日虛十里靡幣日去千金 管子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

為 貴得度 勿為客始 管子天因人聖人因天時不 求之招搖之下 管子素而不得 大武三會 管子大文三會而貴義與地

圖 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 輟輟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

也 素賞 管子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 一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致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眾也管子曰千人之眾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

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千人之長

得稅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墨子人賜之人十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郭然虛桓公

揚然太息曰吾易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

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日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日百人長必為之朝禮

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牛歲父教

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日見其若 好還 管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 果而勿強 管子善者果而己不敢以取

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 管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 果而勿強 管子善者果而己不敢以取

勿驕果而不得 不得已而用之 管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 恬悛為上 管子善戰者

殺入夫樂殺人者不 以奇用兵 管子以正治國 天以慈衛 則固 將軍救之 柔弱生之徒 管子堅強者死之徒

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以無事取天下 天以慈衛 則固 將軍救之 柔弱生之徒 管子堅強者死之徒

寸而退尺 管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哀者勝 管子抗兵相加 柔弱者勝 管子堅強者死之徒

勝木強則其注強大之兵輕戰樂 尊俎折衝 管子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乘樽公曰

殺毒流怨怨結眾弱為一強故不勝 尊俎折衝 管子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乘樽公曰

起舞謂大師日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真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

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匪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

不為容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

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 之間而知千里之

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 廟算千里帷幄之奇 管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閉智不可以 兵者詭道 管子能而示之不能而

示之不用近而示 多算勝 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 拙速 孫子故聞兵 未觀巧之有也 務食於敵

之遠遠而示之近 孫子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 拙速 孫子故聞兵 未觀巧之有也 務食於敵

孫子故智將 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孫子知已而知彼一勝一負不知

已不知敵 致人而不致於人 孫子故善戰者 能使人敵 待敵者伏趨敵者勞 孫子凡先處戰地而 處

每戰必敗 致人而不致於人 孫子故善戰者 能使人敵 待敵者伏趨敵者勞 孫子凡先處戰地而 處

女脫免 孫子始如 敵入開 五間 死間有生間 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 神紀 見農戰 管子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

敵盡不如擊之勿疑 管子兵起而程敵攻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 不由忿起 管子藏甲之國必有兵通市人 兵遁不一

用不可一日忘 管子兵者 是故人道先兵 行枉則禁反正則舍 管子是故不殺降人 與神同方 管子善戰者舉兵

武美文華 管子設兵取國 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 管子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極地地極天極天有勝

不可圖 天權 管子左倍官角右挾商羽徵君為隨以替無素之眾 誓無素之眾 陸溺溺人 管子其陰謀赤地能與風波 貴無

與爭 管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 天武 管子小越弱而湯狹殷大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王者 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 獨出獨入 管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

之法夜行之道 管子之類也 漏船燒屋 管子其善將者如坐 之中伏 獨出獨入 管子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

日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曰一而一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及其鋒而用之史記高祖紀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鼓而望歸備多方分史記高祖紀漢王之出榮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頓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軍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吹律聽聲史記律書武王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一者伐吳七術史記越世家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一陰權史記齊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美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象太白史記天官書用兵一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

魚書狐鳴史記陳涉世家陳勝曰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腹中一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一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更以惡草具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羽果意不復持去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偽遊雲夢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請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日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日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六出奇計史記陳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問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謂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六出奇計史記陳家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希及黥布凡一藉箸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義願為臣妾德義以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微祀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鄙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一前一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敵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捷而從之陛下批亢擣虛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飯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批亢擣虛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亂紛紛者不控捲救關者不博機一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解圍收弊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罷於內君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解圍收弊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史記孫子傳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直走大梁魏相龐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史記孫子傳田忌欲引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到日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因勢利導上趣利見斫樹白書先辨勝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慮不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因勢利導上趣利見斫樹白書先辨勝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慮不以木罌餽渡軍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引兵迎信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拔趙幟立漢赤幟史記淮陰侯傳趙軍謀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

無窮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以木罌餽渡軍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史記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以木罌餽渡軍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引兵迎信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拔趙幟立漢赤幟史記淮陰侯傳趙軍謀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

拔趙幟立漢赤幟史記淮陰侯傳趙軍謀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

以木罌餽渡軍史記淮陰侯傳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見長見短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

明其為賊敵史記劉敬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

乃可服漢書高帝紀新破三老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

從天而下漢書周勃傳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說亞夫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兵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

營鼓 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 宋書王景文傳太宗即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

耳解衣高臥以安眾心 齊書高帝紀城壘未畢賊前軍已 深識九變妙察五色 齊書高帝紀忠誠慷慨在險彌亮

宏謀霜照秘算雲回 齊書高帝紀匡濟艱難功均造物 不諫之策 齊書垣崇祖傳建元二年虜寇壽春崇祖召文

武議曰賊眾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眾曰昔

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棄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

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圍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

擒守郭築堰是吾 也乃於城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

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圍破此堰見壘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鐵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

小勞而大利邪虜眾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擡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壞水勢奔

下虜攻城之眾漂墜壘中人 放水一激急踰三峽 齊書李安民傳虜攻胸山連口甬城安民頓酒口分軍應赴三

馬溺死數千人眾皆退走 放水一激急踰三峽 齊書李安民傳虜攻胸山連口甬城安民頓酒口分軍應赴三

遺族弟馬軍王長文二百騎為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 及長文至宿豫虜見眾 大眾致力川岳可為

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于孫溪渚戰父讐側虜軍大敗 大眾致力川岳可為

齊書周山圖傳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益城眾議以益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

流為四方勢援 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周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

以造樓櫓立水柵旬 馳兩空兩定一州 齊書武帝紀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

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馳兩空兩定一州 齊書武帝紀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

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人如虜亡齒寒自有傷朕之急寧不聞同邪若總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

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救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城高祖復令天虎齋書與穎胄兄弟

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口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

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口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

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或於眾口判相無所說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 臨難

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千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 臨難

鑿兵豈及馬腹 齊書韋嗣徽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厥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首帥軍五萬奄至眾懼不敢請表益

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

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唱籌量沙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

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 以所餘少 空倉數十手自封題 南史庾域傳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

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空倉數十手自封題 南史庾域傳域為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

力堅守眾 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魏書中山王英傳魏大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

甲以修其心 魏書張奐傳慕容寶之來寇也哀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 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 魏書李冲傳

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冲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

戰有兼 易旗遁進 周書楊忠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管雖稱藩附而向有貳心忠自焚城 城下多設聲樂 周書陸騰傳陸州

人之方 易旗遁進 觀兵於漢濱 實騎二千晉登樓望之以為三萬也懼而服焉 城下多設聲樂 周書陸騰傳陸州

每行抄劫詔騰討之德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 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 車輪截流 周書王軌傳

乘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騰騰知其無備密令眾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擊計盡破之 陳將吳明微

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微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

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壁大木以鐵鑿貫 橫一水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幾之明微知

之懼乃破堰速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北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 英公法

而感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微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破焉 英公法

隋書宇文忻傳忻妙解兵法取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所 平陳七策 北史賀若弼傳平陳後六年弼撰其書策上

千史精律

卷之二十一

武功部 兵機

六

日中慈不出謂之啟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啟是其機也

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 一者能獨往獨來

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 六韜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

行奇譎設殊異 六韜權士三人主 刑上極賞下通

奇正發於無窮之源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

壘上多飛鳥而不驚 六韜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鏗無聲望其

先定戰地戰日 六韜凡用兵之法三軍之眾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

難行遠 六韜沈括夢溪筆談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

五騎五色旗為斥候 王稱東都事畧曹翰傳諸將役開河南自至莫以通漕運

縛羊擊鼓 羅大經鶴林玉露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

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 煮黑豆 上復前持戰伴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

前二足於鼓上 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何其矢盡乃出兵攻之 師蠶 張仲才文始真經聖人師蜂立君臣師

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一戰一制兵

以香料布地

以應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武功部二

將帥

往夫驚夫游夫

管子故一器成一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一具而天下無聚眾 居右老子偏將軍居左上將軍 生民司命孫子知兵之將 國輔孫子

者一之也輔周則國

必強輔則國必弱 五危孫子將有五危一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必速可侮必廉必可辱必愛民可煩 智信仁勇嚴孫子將者一也 若

驅羣羊

孫子焚舟破釜 登高去梯孫子帥與之期如人將家將國將 氣冠子有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 醜

廟

吳子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 心制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 吮疽韓非子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

如是何為而道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

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猛將起於卒伍韓非子故明主之吏幸相必 進事長功管子守時力民

也 使民不偷

事管子所以不受命於王者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 至臣管子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

夫是之

五無曠管子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 知將分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後將而拒之軍

最日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

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

勢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

三隧四義五行十守管子將者必有 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

人之所盛守果殺唐饒章子可謂

矢矣 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

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

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盛於辨不推於方不

可喜也不

程寒暑齊勞佚同飢渴共安危淮南子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破裘所以 也險隘不

可怒也

戰必立矢石之所 受鼓旗受鉞斧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視

及所以

下北而南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

制之將已

乃乘將軍車載旌旄斧鉞臨敵決戰無有二心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將之道也 心如

言於帝曰何故不盡一雅歌投壺後漢書祭遵傳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一又建為孔雖在軍旅不忘

一將軍一帝笑而不言後漢書祭遵傳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一又建為孔雖在軍旅不忘

狙豆見後漢書景丹傳會陝賊蘇况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北州大將後漢書景丹傳世祖即位

行大司馬眾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後漢書景丹傳世祖即位

策之勳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上應二

十八宿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一未之詳也然威能威會風雲奮其志勇稱為佐命

十二人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一未之詳也然威能威會風雲奮其志勇稱為佐命

後拒馬武傳後圖畫雲臺上敢殿後拒後漢書張宗傳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問宗數多權謀迺表為偏將軍

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遠其必敗乎遂留為

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日張將軍之眾當百萬之師猶呂小雲投湯湯雖欲戮力

其執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適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贊宗禪禹

京州三明後漢書段熲傳熲字紀明初熲與皇甫嵩威明張然明並知割髮置地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常出軍行經麥

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大爾曹快人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詔嘉昭

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以以魏志夏侯淵傳淵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

勢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

敵皆萬人敵羽勇而有義之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天下奇才蜀志諸

亮病卒宣王案行其營也有國士風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之抗虜虓虎蜀志馬超傳委任授君

有王句後有張廖蜀志王平傳注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可人蜀志費禕傳禕延熙七年魏軍大

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支馳人馬環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伴迹韓耿德濟於艱難費主洪業

戲色無厭倦敏日向卿觀試君耳君信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伴迹韓耿德濟於艱難費主洪業

聲雙德盾如刻畫不惜軀命被創數十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銀盃通酌吳志甘寧

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救出所敵前管權特賜木酒泉饋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

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劍置膝上謂之曰卿見知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向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

種封豆吳志陸遜傳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河中鈔選得扁瑾屬之

酒饋藥疑抗有疾祐之抗亦推心服之於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被髮叫天吳志孫峻傳注吳書曰面贊為將

應之里乃進音書宣帝紀時有兵士寒凍一帝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者致喪還家劉毅送絹音書

戰無不克音書宣帝紀時有兵士寒凍一帝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者致喪還家劉毅送絹音書

傳皆計所使音書宣帝紀時有兵士寒凍一帝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者致喪還家劉毅送絹音書

宋書道濟傳初道濟見收脫帽蒼頭公宋書沈慶之傳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自擬韓白齊書垣崇祖傳初

便自比韓信自起威不信唯上獨許之及破虜谷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武原將齊書周

今真其人也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眾異給鼓吹一部武原將齊書周

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鼓城山圍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虜騎所迫合戰多所傷殺貂蟬從堯登中出齊書周

虜圍轉急山圍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眾稱其勇呼為貂蟬從堯登中出齊書周

弱不可與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備衛帳內齊書薛淵傳淵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安都以鼓城降

之曰卿若貂蟬何如堯登盤龍曰此耳備衛帳內齊書薛淵傳淵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安都以鼓城降

有氣力太祖使領部人人如是吾又何憂梁書柳慶遠傳高祖行營見慶遠頓逆為圖測皆在目中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

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為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城置陣役人必先諸將

又同乃命眾軍即日進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都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合肥韋武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北軍歌曰不畏蕭娘

其勤幹每戰恒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虎南史作程彪唐諱也合肥韋武南史梁臨川王宏傳北軍歌曰不畏蕭娘

牙旗魏書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黑稍公魏書于栗磾傳栗磾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

求討關羽之爭假道西上題書曰麾下栗磾以狀表問太宗臥虎魏書李崇傳崇深沉有將略寬厚善御眾在州凡經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三

武功部 將帥

三

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涕流涕乃厚以饋帛酬其來債帥舊唐書使俾領其效自席上而迴謂使者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眾兵之心彌加激勵債帥高瑒傳

太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宰相裴度草處厚欲請用瑒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瑒為帥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資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瑒之拜以內鮮矣武成王唐書禮樂志上元元年尊太公為一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為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一鮮矣武成王唐書禮樂志上元元年尊太公為一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為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以良為配後罷中祀遂不祭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十哲見上名將六十四人威名稜然唐書宗室孝逸傳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為左玉鈐衛大將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

弟敬猷壁淮陰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眾憑險完屯孝逸會諸將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聘寇救死傷莫必眾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示威拔眾以守則戰有闕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超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殺數百人薄瑒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封吳盛夏若負霜雪唐書李密傳密持軍嚴雖一號令士皆一每向必持重唐書屈突通傳後隋政益亂盜賊國公雖不大尚堪一行唐書李靖傳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踞胡牀直視無所言唐書張亮傳帝將克亦不敗負尚堪一行見房元齡曰吾雖老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踞胡牀直視無所言唐書張亮傳帝將納因自請行詔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越公兒郎故有家風唐書楊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兵農悅安唐書張獻甫傳李懷光叛

王忠嗣傳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眾而已王忠嗣傳隨缺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說問何處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中興第一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管壘士卒慶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為用氣色乃轅門一龍唐書烏承晁傳烏承晁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方之金日碑唐書馮承晁傳承晁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了六矢著面不動唐書馮承晁傳承晁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下拜賜受常若在帝前也一帝終始信待

得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日向好讀閩外春秋五代史周本紀威以通書算補為真神將五代史梁臣傳太祖賜帝彥卿以所乘

得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軍中儒服五代史梁臣傳彥卿為將好禮儒士雖居一嘗一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帥之威

前太祖目之曰一也軍中儒服五代史梁臣傳彥卿為將好禮儒士雖居一嘗一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帥之威

望塵知敵數勇而多智能以一一持重挫鋒伺隙取勝五代史唐臣傳威老將常務一一以一一符第四宋史符彥卿

子勇略有謀善用兵存審之第四子軍中謂之一一遠人自陽囊中惟圖書衣食宋史曹彬傳乾德二年冬伐蜀時諸將多

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必唾而呪曰此中豈有符王耶城山易撼岳家軍難宋史岳飛傳善以少擊眾欲

猶用鷹犬逐雉兔宋史楊業傳業幼僱任俠善騎射好畋獵所獲倍於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宋史岳飛傳善以少擊眾欲

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張紅眼宋史張威傳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先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張鶴眼

故敵為之語曰張紅眼宋史張威傳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先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張鶴眼

矮張竹園張宋史忠義傳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取緋帛被甲冑以自標顯遼史耶

傳任統和間性疎簡不顧小節人初以是短之後侵宋分總麻師以從及戰一一有光自目中出談談如

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眾太后望見喜召謂之曰卿戮力如此何患不濟厚賞之由是多以軍事屬任不持雨具金史李

流星遼史高模翰傳會同元年三月救虎官楊軍赴乾寧軍為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不持雨具金史李

在降附諸將中最勇號令甚嚴眾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水星金史斜卯阿里傳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一啗如百金

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視之一一雖沾濕自如也水星金史斜卯阿里傳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一啗如百金

之賜金史強伸傳天興元年八月中人京人推仲為府簽事甫三日北兵圍之仲奔走四應當自權衡元史世祖紀日本行省臣

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旗幟畫雙赤月元史阿木傳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

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事卿等一一之旗幟畫雙赤月元史阿木傳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

其塵連呼曰丞相來黃金周飾卿身元史林尼兒傳大德七年秋入朝帝親諭之曰卿鎮北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六

矣宋軍識其旗皆遁黃金周飾卿身元史林尼兒傳大德七年秋入朝帝親諭之曰卿鎮北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六

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持首授柄持柄授刃六

故將有立君親操鉞一一將其一一日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禮將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

而立君親操鉞一一將其一一日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禮將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

之復操斧一一將其一一日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禮將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

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力將見止欲將見立表清道六大將設營而陣一一轅門一一而

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日止欲將見立表清道六大將設營而陣一一轅門一一而

里以須亦令右軍衛校踰江五里以須夜 水犀之甲億三千 國語今夫差衣一者一有 奮擊百萬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約而親不謀而信一 五家之兵 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 疾 大卒 史記周本紀武王使師尚父與一以當十 史記項羽紀楚

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發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 老弱未傳 史記項羽紀至榮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一

也 執盾隊史 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中涓騎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樂成以一一從場中為騎

為乘成 駢憐 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相至一一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漢表 說衛見習流 史記越世家吳

侯千戶 駢憐 師古曰二馬曰駢憐為並兩騎為軍翼也說讀曰稅說衛謂軍行止舍主為衛也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

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 教士見諸御見材官引疆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

可矣乃發一一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仗吳 史記李牧傳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 毅者見蹶張 史

初起勃以中涓從選以飽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百金之士 三千匹 史記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刑及應募一一

張蒼傳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 飲飛射士羽林孤兒 史記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刑及應募一一

郡騎士差騎詣金城注服度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伏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 猪突豨勇 史記項羽紀

日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 猪突豨勇 史記項羽紀

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漢書龜錯傳堅甲利刃長短相雜一一羽林黃頭 漢書枚乘傳今大王

天下囚徒人奴名曰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漢書龜錯傳堅甲利刃長短相雜一一羽林黃頭 漢書枚乘傳今大王

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一一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

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史記鄧通傳以權船為黃頭郎無以明黃頭之為士卒也故不錄此云

羽林黃頭則黃 奇材劍客 漢書李陵傳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 扼虎 見六郡良家子 漢書趙充國傳趙充國字翁孫龍

頭蓋水軍矣 善騎射補羽林 迹射 漢書馮奉世傳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一一虎牙五威兵 漢書王莽傳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 假吏令還復民任注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

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 燒頭 後漢書光武皇帝紀賜東海王彊黃金一萬斤 鐘虞之樂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為旄

警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 緹騎 後漢書安帝紀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 突騎天下精兵

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緹騎 五大夫官府吏一一營士各有差注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緹赤黃邑 突騎天下精兵

後漢書景丹傳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緹騎兵迎戰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 如虎如螭 後漢書杜篤傳篤首家之臣

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縱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一一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 行裝就隊 吳志朱然傳雖世無事每

年耳然喪越雲陽羣馬玉圍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千餘人突將無前 行裝就隊 吳志朱然傳雖世無事每

一一以此玩敵使不 解煩兵 吳志張溫傳權下令曰前溫重督三郡指搗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衆 四部

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解煩兵 吳志張溫傳權下令曰前溫重督三郡指搗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衆 四部

司馬 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一一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一城而已 渴賞 晉書孫楚傳一一樂屬 晉書會稽王

生殺自己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 北府兵 魏志曹真傳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 寶叟青羌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

悉一一為兵外 壬午兵 晉書張昌傳好論攻戰債類成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通半年聚黨數千人 絳頭毛面挑刀走

以討胡實禦敵也 壬午兵 晉書張昌傳好論攻戰債類成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通半年聚黨數千人 絳頭毛面挑刀走

戰 晉書張昌傳新野王欲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 投鞭斷流 晉書苻堅載記以吾之衆 君子營 晉書石勒載記元海投勒安

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言二郡守將陷冀州 鮮卑具裝虎班突騎 宋書武帝紀使寧朔將軍索邈領 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 大

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克馬士 宋書謝靈運傳謝靈運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委為征民充乙士使仗馬賜恩常負大 荆

楚快手 宋書建平王宏傳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 自相 樓煩白羽漁陽墨騎 宋書沈攸之傳

成岳 浴鐵為羣 三齊射手 齊書高帝紀楊暹長領 引疆命中 見精手 齊書高帝紀王蘊將數百 張弓拔白 齊書東昏侯

馬齊仗千人皆 配衣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招集一一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增還 實甲 見荷殿塵末 齊書邱

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 蒼頭犀角大力 陳書蕭摩訶傳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

詎其 皆白起 蒼頭犀角大力 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除有 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

子史精華

卷七十四

武功部 士卒

二

古州

直學士移知明 吞江吸海 東西運衡 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天

子史精華卷七十五

武功部四 克捷

積眾勝無非義 一勝者帝 烏獲與焦僂搏 順刃者生蘇刃者死 搏攫殪中木碎 二京 流血成川沸聲如雷

子史精華 卷七十五

武功部 克捷

封狼居胥山禪姑衍登臨翰海 天子大凱 縣頭稟街

里之外 漢書陳湯傳遂陷康居屠五重城舉飲侯之旗斬郅支之首

不慕義 漢書陳湯傳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

奮翼龍池 後漢書馮異傳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

隆喝 後漢書竇憲傳封神即今 隆喝也 注神即即燕然山 鼓洪爐燎毛髮 後漢書何進傳今將軍總皇威推兵要龍

赤壁燒營 吳志周瑜傳瑜逆曹公遇於 瑜部將黃蓋取蒙衝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

八道俱攻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從弟法系討蕭簡於廣州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治一攻道法系

士民無遺芻粒之歎 宋書劉劭傳劭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濡踵而後無聞於漢陸抗

日破十二壘 齊書高帝紀會稽太守等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

千兵萬馬避白袍 梁書陳慶之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

周武以甲子勝 魏書道武帝紀皇始二年九月賀麟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

勳高三捷 魏書宗室鑿傳蕭衍角城城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鑿遣淮陽太守吳泰生率兵

甲不去身頻致九捷 魏書

武功部 克捷

子史精華 卷七十五

葉 後漢書鄧太傅以膠固之衆當 解合之執猶以 彼 一 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

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 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

復反 赤壁燒營 吳志周瑜傳瑜逆曹公遇於 瑜部將黃蓋取蒙衝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

隆喝 後漢書竇憲傳封神即今 隆喝也 注神即即燕然山 鼓洪爐燎毛髮 後漢書何進傳今將軍總皇威推兵要龍

赤壁燒營 吳志周瑜傳瑜逆曹公遇於 瑜部將黃蓋取蒙衝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

八道俱攻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從弟法系討蕭簡於廣州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治一攻道法系

士民無遺芻粒之歎 宋書劉劭傳劭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濡踵而後無聞於漢陸抗

日破十二壘 齊書高帝紀會稽太守等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

千兵萬馬避白袍 梁書陳慶之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

周武以甲子勝 魏書道武帝紀皇始二年九月賀麟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

勳高三捷 魏書宗室鑿傳蕭衍角城城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鑿遣淮陽太守吳泰生率兵

甲不去身頻致九捷 魏書

武功部 克捷

子史精華 卷七十五

里之外 漢書陳湯傳遂陷康居屠五重城舉飲侯之旗斬郅支之首

不慕義 漢書陳湯傳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

奮翼龍池 後漢書馮異傳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

隆喝 後漢書竇憲傳封神即今 隆喝也 注神即即燕然山 鼓洪爐燎毛髮 後漢書何進傳今將軍總皇威推兵要龍

赤壁燒營 吳志周瑜傳瑜逆曹公遇於 瑜部將黃蓋取蒙衝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

八道俱攻 宋書沈慶之傳慶之從弟法系討蕭簡於廣州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治一攻道法系

士民無遺芻粒之歎 宋書劉劭傳劭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濡踵而後無聞於漢陸抗

日破十二壘 齊書高帝紀會稽太守等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

千兵萬馬避白袍 梁書陳慶之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

周武以甲子勝 魏書道武帝紀皇始二年九月賀麟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

勳高三捷 魏書宗室鑿傳蕭衍角城城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鑿遣淮陽太守吳泰生率兵

甲不去身頻致九捷 魏書

武功部 克捷

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
雙兔碑 魏書爾朱榮傳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
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 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日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茲而磔三軍成悅及破
賊之後即命立碑 武士共歌蘭陵王入陣面 北齊書蘭陵王孝瓘傳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
於其所號 武士共歌蘭陵王入陣面 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入金
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胃示之面乃下弩 是也 裁柳七千 北史周文帝總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
手救之於是大捷 諸之為 風雲作氣草木成形 舊唐書昭宗紀李克用代漢強宗陰山貴 轉凡

動瓦氣欲吞沙 舊唐書僖宗紀李克用率勵號雄整齊金 暗鳴而 會眾書勞 舊唐書職官志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鉞辭齊太公廟訖不宿於家臨軍
沃雪 舊唐書哀帝紀梁王躬臨武收復 會眾書勞 對寇士卒不用命並得專行其罰既捷及軍未散皆一而一 與其費
荆襄拔岷首若 平荆門如 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 舊唐書羅士信傳大業中長白山賊王簿左才伯孟讓寇齊郡
用乃告太廟元帥凱旋之日皆使郊勞 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 通守張須陁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効須陁謂曰汝
形容不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鞭而上馬須陁壯而許之擊賊離水之上陣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
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鎗承之戴以冕陣賊眾愕然無敢逼者須陁因而奮擊賊眾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割其鼻而
懷之及還則 三箭定天山 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磔北安撫餘眾擒其偽葉護兄弟三人而
還軍中歌曰將軍 戰士長歌 駐蹕山破陣圖 舊唐書高麗國傳高麗北部傳薩高延壽南部傳薩高惠貞率高麗
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為邊患 駐蹕山破陣圖 蘇軾之衆十五萬來援安市城賊中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吾
聞中國大亂英雄並起秦之神武所向無敵遂平天下南面為帝北夷請服西戎獻款今者領國而至猛將銳卒悉萃於此其
鋒不可當也今為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道襲斷其饋運不過旬日軍糧必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此不戰而取
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太宗夜召諸將躬自指麾遣李勣率步騎一萬五千於賊西嶺為陣長孫無忌率牛進達等精兵一
萬一千以為奇兵自山北於狹谷出以衝其後太宗自將步騎四千潛角偃旌幟趨賊營北高峯之上令諸軍聞鼓角聲而
齊縱因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日明日午時納降虜於此矣遂率軍而進明日延壽獨見李勣兵欲與戰太宗遙望無
忌軍塵起令鼓角並作旗幟舉賊眾大懼將分兵禦之而其陣已亂李勣以步卒長鎗一萬擊之延壽眾敗無忌縱兵乘其
後太宗又自山而下引軍臨之賊因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寇依山自保於是命無忌勦等引兵圍之微東川梁以
斷歸路太宗按轡徐行觀賊營壘謂侍臣曰高麗傾國而來存亡所繫一麾而敗天佑我也因下馬再拜以謝天延壽惠貢率
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太宗引入鞍門延壽等膝行而前拜首請命太宗簡優禮以下首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
地收其牛馬三千三百盡坑之餘眾放還平壤獲馬三萬疋牛五萬頭明光甲五百領他器械稱是高麗國振駭後黃城及銀城
並自拔數百里無復人烟因名所幸山為 領將 上獲中獲下獲 唐書百官志出少擊多日下陣兵數相當日中陣出多
作造 命書侍郎許敬宗為文勒石以紀其功 上獲中獲下獲 擊少日下陣兵數相當日中陣出多
殺獲十之四日 十之 塞旗先登 唐書程知節傳從破宋金剛寶建德王世充並領 整眾山立 唐書王雄誕傳雄愛人善
二日 十一日 一 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 整眾山立 唐書王雄誕傳雄愛人善

八遇八克 唐書裴師德傳與虜 兵行霧中 五代史唐本紀王謂諸將曰梁人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
無絲毫犯 攻其夾城破之 以氣吞之 五代史唐本紀梁晉相拒於柏鄉梁龍藏將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仗皆如馬色晉兵
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聖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 刻石點蒼 元史程鉅夫傳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 吞二京蚊蚋 鄒提高力
引鍾飲齋奮揚馳騎犯其白馬狹二神將而還 刻石點蒼 民願 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 吞二京蚊蚋 鄒提高力
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驛百萬之能 露版 封演開見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布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
之 不逾旬月收復兩都 蓋自漢以來已有其言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宜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
者魏武奏事云有 露版 蓋自漢以來已有其言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宜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

筋骨秀出於眾 管子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 專桃而宜 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
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
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乳
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接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龍躍而左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
之左操驂尾右挈龍頭龍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龍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
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速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 一搏獨再搏乳虎 見 左操驂尾右挈龍頭龍躍而出 見
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 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推修大戲 見 以人投人以車投車 子華子吾邱鳩年十有五
千里手裂兕虎 晏子昔夏之衰也有推修大戲戲之衰也有費仲 推修大戲 見 以人投人以車投車 子華子吾邱鳩年十有五
也四鄰畏之能 絕眾 尹文子 湯火不避 尹文子 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 却行刺踵 子
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勿之邱 勇不可與征陣 湯火不避 而賦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 却行刺踵 子
苦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 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列子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 却行刺踵 子
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者獨 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列子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 却行刺踵 子
聞天下 能拓國門之關 列子 孔子之勁 扛鼎 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軍命 上樓季
何也 能拓國門之關 列子 孔子之勁 扛鼎 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軍命 上樓季
之足 韓非子 今釋車與之利損六馬之足與王良之 移大轅 呂氏春秋殷湯長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成子賦 六馬逐之不
御而下走逐獸則雖 無時及獸矣 移大轅 於師遂禽 注梁多力能推大轅因以為號 六馬逐之不

武功部 克捷 勇力

勇力 管子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 專桃而宜 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
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掠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
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乳
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接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龍躍而左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
之左操驂尾右挈龍頭龍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龍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
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速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 一搏獨再搏乳虎 見 左操驂尾右挈龍頭龍躍而出 見
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 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推修大戲 見 以人投人以車投車 子華子吾邱鳩年十有五
千里手裂兕虎 晏子昔夏之衰也有推修大戲戲之衰也有費仲 推修大戲 見 以人投人以車投車 子華子吾邱鳩年十有五
也四鄰畏之能 絕眾 尹文子 湯火不避 尹文子 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 却行刺踵 子
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勿之邱 勇不可與征陣 湯火不避 而賦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 却行刺踵 子
苦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 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列子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 却行刺踵 子
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者獨 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列子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 却行刺踵 子
聞天下 能拓國門之關 列子 孔子之勁 扛鼎 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軍命 上樓季
何也 能拓國門之關 列子 孔子之勁 扛鼎 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軍命 上樓季
之足 韓非子 今釋車與之利損六馬之足與王良之 移大轅 呂氏春秋殷湯長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成子賦 六馬逐之不
御而下走逐獸則雖 無時及獸矣 移大轅 於師遂禽 注梁多力能推大轅因以為號 六馬逐之不

武功部 克捷 勇力

能及矢左右滿把不能中

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女能乎吾嘗以

惡抽刀相啖 姑求肉乎一人日子肉也我肉也向胡草求肉而為於是具樂而已因一而一死而止髮植髮指 呂氏春

孟黃瞋目而視船人 夾一其非謂舟人日子嘗見兩蛟繞船能活者乎船人日未之見也次非獲骨祛衣披賣劍 筋力

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 叱呼駭三軍 戰國策夏有太史啟 軼賁育高成荆 戰國策韓取薛政屍暴

莫知誰政姊愛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 筋力

也亦自發 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 史記項羽紀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

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 人馬辟易 史記項羽紀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 投石超距 史記王翳傳王翳日休士洗沐而

之王翳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日方 千人皆廢 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嗜噉叱咤 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 老賴陰侯強請之鬱

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奮日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

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有萬全良藥故得無死夫劍少處又 騎上下

復請將軍曰吾 山如飛 史記淮南王傳被日破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日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 從落中以劍斫斷鼻

欲刺虎 漢書李廣傳敢勇禹有寵於天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趙之上上名馬 掉胡 漢書金日

得抱何羅因傳日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井中日礙止勿格日礙也 奉蓋 漢書外戚傳孝昭上官皇后

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蓋是著忠孝節 晉灼日胡頸也掉其頸而投殿下也 攝憤復戰 後漢書魏期

為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雨下蓋亂御上荷其材力 警弓二百劬 後漢書蓋延傳延身長八尺一 攝憤復戰

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後漢書南匈奴 軍中號日飛燕 魏志張燕

捷速過人故 逆曳牛尾 魏志許褚傳褚禦寇汝南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 虎癡 魏志許褚傳軍中以褚

提一雙戟八十劬 魏志韋典傳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 策馬刺良萬眾中 郡太守劉廷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

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 於 據水斷橋 蜀志張飛傳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

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 囊足而戰 蜀志馬超傳超與略日超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 一身是膽 蜀志趙雲傳

曹公軍追至圍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雷鼓震天惟以我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

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日子龍 都 也作樂飲宴至曉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

兒難與爭鋒 吳志孫討逆傳注吳歷日曹公圍策平定 猛銳冠世 吳志孫策傳孫策英氣傑濟 竊隨擊賊 吳志呂蒙傳蒙少

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 當 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 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 晉書馬

母志欲罰之蒙日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飛豹 晉書王彌傳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

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二千五百人 立跳高獸身 晉書桓石虔傳有才能石虔因急往救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 於 一

被甲游水中 晉書杜曾傳少號勇絕 勿跋扈付丁時 宋書武帝紀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為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優

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類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

前卻人開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悅已密命左右壯士丁時等自慢後出於坐拉焉長民墜牀又於地

斃之死於牀側真尸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時 負象而趨 宋書樂志慶忌孟賁踏谷超豎張目決背髮怒 能僂負數人 宋書孟

子孫祖歸京都有筋 登躍數十左右顧盼 宋書宗憲傳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憲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

至躍馬繞城呼日我宗憲 負楯而進直入重柵 宋書孔觀傳時 齊王率軍東討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

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 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趨往輒陷決張承

子史精華 卷七十五 武功部 勇力

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巨塘道迫狹將士力不
得展亮乃 衆軍因之即皆摧破 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

皆渡唯天生陸阮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刺其端使利交橫布院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 單馬衝突

我尚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院中 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會無留礙衆並歎服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

官軍引退盤龍追者數千人敬兒 在後 父子兩匹騎紫攪數萬人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

盤龍方食棄著馳馬奮稍直奔虜素異盤龍馳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

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

見書形辟瘡 齊書桓康傳桓康擊陷陣斃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 齊書桓康傳桓康擊陷陣斃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

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見健物 齊書焦度傳師伯啟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 齊書焦度傳師伯啟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

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挾斬曳牛拔距磔石 齊書元帝紀 齊書元帝紀 齊書元帝紀

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 齊書韋放傳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攻渦陽又以放爲明遠將軍帥師會之魏天將費穆

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背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 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今日惟有死耳乃 於 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帶甲據鞍自朝及夕 齊書鄒慶王綸傳綸

被塵羣虜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贖 執二刀楯左右交度 齊書羊侃傳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

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 驚軍騎 上踟躕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齊書羊侃傳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

並一時妙絕高祖深歎賞之 驚軍騎 上踟躕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齊書羊侃傳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

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 執石人相擊 反覆游水中數里 齊書周文育傳年十一能 跳高五六尺 距躍三丈

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執石人相擊 反覆游水中數里 齊書周文育傳年十一能 跳高五六尺 距躍三丈

反手背彎五斛弓 有節義好讀書甚曉果能 於 當世莫有能者 撫髀拍張 齊書王敬則傳善拍張補刀戟左

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 甚爲優捷 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 見 騙驍馳 南史蘭欽傳幼而果決捷過人宋

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皮稍大 空手搏虎 魏書宗室可悉陵傳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

稱異時人云 魏書宗室可悉陵傳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

又常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獨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度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

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 魏書燕鳳傳付堅遣使牛括朝貢分鳳報之堅問鳳代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

重難費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兩方所以疲敵而北方之所常勝也 鐵小兒 齊書長孫稚傳稚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

裝遠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 持稍刺虎 魏書來大千傳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上 應募先登 魏書周觀傳周觀代人也號

號果遠頗難之號曰 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 應募先登 魏書周觀傳周觀代人也號

曳牛却行 魏書伊馥傳伊馥代人也少而勇 馬上持幢初不傾倒 魏書韓茂傳茂年十七營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

子史精華

卷七十五

武功部 勇力

五

力賭羊輒勝

統

馬尾人背不使敵見

二跨三

不知所由

披距伸鈞絕滅旌旗

目若夜光聲若哮虎

走逐奔馬力毅八石

風馳電掣

攬犀搏兕

拊膺數百里

當避白馬

手頓象鼻

劉義慶

沒陳左右

金史蒲察世傑傳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為人多力每與武士力賭羊輒勝能以拳擊四歲牛折骨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擊牛折脅見手挽陷車見長槍副

金史林樵史托搭傳史托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為盧鼓椎金史紀石烈牙吾塔傳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怖兒啼見

元史太祖紀先王戰伐勇進不手扶虎舌元史王哇失傳文也烈拔都兒嘗出獵遇虎於隘下馬搏虎越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風馳電掣主擇材力論兵

而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超捷

強梁多力潰破金鼓走逐奔馬力毅八石下長七尺五寸以上之法取年四十以

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越絕書越棲於會稽目行成於吳吳引兵而

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鷄鳴

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栗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

拊膺數百里吳

春秋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執虎尾倒馳

黃憲天祿閣外史徵君遊峨山道遇猛虎

勝肉飛一吾嘗追之於江驢馬馳不及射之間接矢不可中

徵君倚臂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

一樵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強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趨伏於叢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於磐石子梅一

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為虎所噬而傷其臂子梅不能制羣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

客涉瞿塘之峽即徵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檝而渡有猛虎羣飲於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於峽下之流得

一檝而俱免又搏羣虎於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於峽而鳥能免峽

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矣足懼哉遂歷岷山之壑而搜之羣虎皆斃

當避白馬每與虜戰常乘白

馬追不虛發數獲捷虜相告云

因虜所

將大呼其名入至權

金石

王嘉拾遺記有孝養之國其俗驍勇能

虎虎尾以繞臂

帝之子也少而剛毅時樂

浪獻虎文如錦班以鐵為檻梟般之徒莫敢視影

虎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

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象象伏不動文帝驚萬斤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負之而趨

手頓象鼻見鎮惡郎

劉義慶世說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諫已呼為

當任宣武齋頭徵征坊頭車騎

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以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中道三

以其名斷瘡壁飛張鷟耳目記唐柴駟馬給之弟有材力輕捷迅捷踊身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嘗著古莫靴上磚城直

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走馬若滅段成式西陽雜俎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益鎗

外官時人號為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段成式西陽雜俎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

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

血而立英公大奇之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為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眼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曰

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

力賭羊輒勝

統

馬尾人背不使敵見

二跨三

不知所由

披距伸鈞絕滅旌旗

目若夜光聲若哮虎

走逐奔馬力毅八石

風馳電掣

攬犀搏兕

拊膺數百里

當避白馬

手頓象鼻

劉義慶

沒陳左右

以其名斷瘡壁飛

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

外官時人號為

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

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

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

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

酒肆忽有麻衣張蓋者直入

於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

十騎對賊壘

赤

伏呼萬歲

一餅餘者賜良疋有差

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

祖膺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

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

赤陶宗儀輟耕錄者快行是

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

一餅餘者賜良疋有差

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

祖膺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

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

赤陶宗儀輟耕錄者快行是

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

一餅餘者賜良疋有差

子史精華卷七十六

武功部五

攻守

金城之守

管子有故能定宗廟育男女

慎號審章

管子則其攻不待

釋實攻虛

管子而攻難釋難而攻易

堅堅瑕瑕

管子故凡

用兵者功堅則勳乘瑕則神攻堅則

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其者其者

奔三百里而舍

管子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

解帶為城以

管子為大注

牒為械

管子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

九攻九距

管子見

攻械守圍

管子見

蟻附

管子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備

櫓輜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

不勝其忿而

十圍五攻

藏子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

管子善攻者

以正合以奇

管子

勝

管子凡戰者

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管子見

避銳擊惰

管子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

兵者

管子其氣歸此治氣者也

圍師必闕

孫子

凡戰者

火人

管子凡火攻有五

隆衝以攻渠

管子以守

備戰無刺

管子世之兵

備戰無刺

連弩以射

車無退表鼓無退聲

於旗鼓

軍事集矣

以蕃為軍

管子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而舍侯

避軒

不行

呼城傲

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周軍飭壘

管子晉師大駭

背屏向屏背檐向檐

管子王乃命有司

而令於國

日荷

任戎

不審將為戮

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

王乃入命夫人

王乃入命夫人

而命夫人

王乃入命夫人

王乃入命夫人

王乃入命夫人

王乃入命夫人

政無入內有辱

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日以後內政無出

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王遂出夫人

迫則杖擊相撞

管子策

攻人攻地

管子策

攻人攻地

管子策

攻人攻地

管子策

管子策

之所樂為死也

攻人主之所愛

斷山東之脊

管子策

攻人攻地

管子策

攻人攻地

管子策

管子策

與樂死者

故十攻而弗勝也

斷山東之脊

管子策

攻人攻地

管子策

攻人攻地

管子策

管子策

子史精華

卷七十六

武功部

攻守

尾皆救中 雁行頓刃 趙而請為天下 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 沉船破金甌 史記項羽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軍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

不降楚 史記漢高祖紀秦益章即兵 汗馬 史記越世家王所待於 奔壁東南使備西北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尉既會兵

自燒殺 術枚 史記漢高祖紀秦益章即兵 汗馬 史記越世家王所待於 奔壁東南使備西北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太尉既會兵

使輕騎兵弓高侯寺絕吳楚兵後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

起頃之復定後吳 一 歐太尉 已而其精兵果 燒撥焚杆 史記項羽傳項羽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

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燒撥焚杆 史記項羽傳項羽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

將輕使重擊事君之國 火牛 史記田單傳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繪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

杆音煩鳥謂焚蹂而牽擊也 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街枚擊 張空卷冒白刃 漢書司馬遷傳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挑疆胡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放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通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

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天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流血飲泣

北首爭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虎豹股戰 史記項羽傳項羽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

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別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

城山當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已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進

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通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

璽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累捷胆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適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

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者皆餘至間

如注洩川盛溢 告 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

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 橫江起鬪樓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單下江關擊破馮異軍

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 橫江起鬪樓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單下江關擊破馮異軍

拒漢 攢柱鉤不得去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單下江關擊破馮異軍

進所向無前蜀兵大 鼓灰燒布 後漢書楊賜傳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陽南郡郡縣賊眾多而峻力弱吏人

亂溺死者數千人 鼓灰燒布 後漢書楊賜傳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陽南郡郡縣賊眾多而峻力弱吏人

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 賊不得視因以火 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 二十強弩共射一人 後漢書虞翻傳魏到郡

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起沙為城以水灌之 魏志武帝紀性嗜酒嘗謂

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 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 魏志公孫瓚傳注與

不可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 一 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 魏志公孫瓚傳注與

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鬼神 勇可習 魏志杜襲傳注九州春秋曰劉表文西鄂前陽功曾相孝長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

楯親屬語子緒 以種自衷 魏志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 疑城 魏志吳主

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 一 自石頭至於江乘車 擊戰得登 魏志大史慈傳慈獨與二騎卒遇孫策

以木楨衣以草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擊戰得登 魏志大史慈傳慈獨與二騎卒遇孫策

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 得慈項上手 一 慈亦 持練綠城 魏志甘寧傳及從攻皖為升城 魏志徐盛傳魏文帝大有

策與 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于是解散 督寧手 一 身 一 為吏士先 假樓 魏志徐盛傳魏文帝大有

薄落圍上設 一 江中浮紅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 登樓清嘯 魏志徐盛傳魏文帝大有

到廣陵望圍愕然滿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登樓清嘯 魏志徐盛傳魏文帝大有

鎖橫斷江路 晉書吾彥傳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 一 一 蒙獸皮奮矛而擊 晉書符

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常為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

日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 一 一

冲軍潰堅獲免 飛樓懸梯 晉書慕容德載記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 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 宋

胡藩傳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

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願曰藩寧前死耳 宋書垣叢之傳元謀敗退不暇報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 一 一

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一稍輒買十餘賊

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騎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

悉衣犀革戈矛不能加諱乃截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賊不能當因大敗獲諱避劉裕裕字也

浚重隍聚財石積鹽米

陽皆須一焦度樓

呼此樓為一緩則躬耕急則從戰

事軍度功居多

齊書裴叔業傳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德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幸文武萬

人于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騎乃馳

皆一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壘道恭輒于壘內列燧衝關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壘水

道恭載土純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于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

丈五尺施長刀使壯士刺

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

無復次第佩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佩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皆恟懼佩

偽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眾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佩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

石所不能制佩作雉尾炬施鐵以油灌之擲擊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中震駭佩命為地道潛引其

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佩曰車高

墮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眾皆服焉

請服賊拓遷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私于水及

賊前鋒大江口僧辯乃分眾軍乘城固守

賊乞降法既獲之則又堅守法既親幸士卒攻城施拍加

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有之盡謀皮卒進兵合肥望旂降欵

問昭達奄至恒擾不知所為乃出頓漚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棚之外用過舟艦船達居其上流裝船造拍以

臨賊柵又令軍人

鏡應手而小

陳書蕭摩訶傳太建五年眾軍北伐摩訶應都督吳明徽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眾十萬來授其

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及

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虓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願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

識胡者云胡者終衣裋皮裝弓兩端骨弄明徹遣人視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奮軍胡挺身出陣

前十餘步教弓未發摩訶

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退走

上

疾西走收其部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

城觀虎牢而城內之水懸絕及河帝令連

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眾二萬徵山立棚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矣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眾而無上罔

知適從若選精卒

副馬足三日食

之既而太祖問袁粲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根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蟬蟬奔走數日畜產之餘不至水必

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袁以太祖言告部師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

耳為驗

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

至水峻城固不可攻過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喜之

伐柳為城水灌令凍

上楊公鐵屋

以瓠盛火置淮深處

將魯康祚趙公政眾

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

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

號十萬侵豫州之大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特康祚等軍于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示量吳楚之兵好以研營為事

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承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

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斬承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起不能

記其本濟遂望承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併公政送于京

師

王肅

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

排內為鎮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就為

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實資延伯謂其事實遠巡未聞俄而宿勒明達率眾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

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於排城延伯軍遂大

敗死傷者

將有二萬

贖巴三千生噉蜀子

徐統曰此巴真贖也統曰此是紹之壯詞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贖也帝大笑勅紹

武功部 攻守

連牛驢以塞歸道

北齊書神武帝紀爾朱天光自長安北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都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行軍節開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合封隆之守郭自出頃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于韓陵爲圓陣

以拳歐之手皆見骨

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督率衆千擊之遇于周榮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一時鳴鼓塵埃張天

批亢擣虛

舊唐書田弘正傳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筭兼弱攻昧

爲五柵設方陣

舊唐書王世充傳齊郡賊帥孟讓自氣洗滌僞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

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

相持不戰乃唱言兵走羸師示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轉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採賊衆漸餒又苦柵當其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留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竈撤柵車拋石

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

舊唐書劉黑闥傳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

候賊半渡決堰

舊唐書杜伏威傳江都留守道悅校尉宋顯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爲糧車伏壯士

引入葭蘆中從上風縱火

舊唐書杜伏威傳江都留守道悅校尉宋顯率兵討之伏威與戰陽爲糧車伏壯士

軍大總管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爲

三百乘每車一五人各齎陌刀勁弓以羸兵數百人

接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被獲

盡書揚其兵父襲其幕

舊唐書郭子儀傳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

守南城二日

舊唐書李抱玉傳時思明陷洛陽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

乎抱玉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擊領安清黃玉

急攻之抱玉出奇兵

搜車塞闕

舊唐書高固傳德宗幸奉天固猶在城麾丁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壘門固

表裏夾攻殺傷甚衆

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

轉炬於樹

舊唐書王德用傳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蕪州却之子通

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懸州懸西河羅賊歸路賊銳甚弘基

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辛千兵出不意乘

高蔽嶮張疑幟夜

編山澤刊木塞斷撞車毀堞

唐書侯君集傳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魏文泰笑

曰唐去我七千里積固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

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會之

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貴吾且孫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侯

駭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驍慢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于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

城自守遺諭之不下乃

引一其飛石易服夜襲街枚慶突

如兩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

唐書王峻傳開元二年吐番以精甲十萬寇臨洮

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

去賊五里今日前遇冠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闕死者萬計積以功

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賊往迎詢夜使壯士

虜駭引去追至泚水敗之俘獲者甚衆

加銀青光祿大夫

唐書張獻甫傳貞元四年伐韓游瓌領節度使郭元振軍素驍悍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遊門

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光

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于是

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

火車焚柵

唐書馬燧傳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關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

推一朝光一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仁厚謀曰秀昇未

執秀昇以降

唐書張巡傳潮以賊衆數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寔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

樓巡柵城上

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糗倉闕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幸

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週日本朝危處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

曰古者父死于君義不報子乃街妻孥怨假力于賊

五代史梁

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根然去

賊人

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棄人還得箭數十萬

蚰蜒

五代史梁

元年符道昭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

戰於隧中

五代史梁

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

敵不得入

鑿井八十

五代史

史梁臣傳同州水賊而無井劉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朱友謙與岐兵合

劉窟頭

五代史雜傳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

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

圍持久欲以渴疲之牛存節禱而擇地

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

之盡殺

植鐵樞海中

五代史南漢世家

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劉龔遣將蕭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

賀

楚人

退舟還檣檣者皆覆

伐木爲竿銷鐘爲鑄紐布爲索

宋史張雍傳淳化三年充戶部使知梓州就命爲西川轉運使俄復

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

然火池

宋史忠義傳

詔以立守

城兵三千餘人又募彊勇千餘守城董綿州金帛以寔幣蔽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

謂權監院判官謝濤

山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武功部

攻守

訓練

四

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邊塞部一

歸化

白鶴血飲王牛馬漣洗王尼列子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一以具一之漢德允懷揚子黃文之南大夏

其珍一其可謂芒芒聖德遠人咸慕揚子被純續帶我金犀揚子或曰訥訥北夷

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荒服者王國語夫先王之制那內甸

大漢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朱崖之絕捐之力也石則介鱗易我衣裳荒服者王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

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舌人體委與之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遞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

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外而使肅慎貢楛矢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

貢使無忘職業於是氏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

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

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要邊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邊漢人令報天子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史記司馬相如傳北征

也使求得之金積如之重譯請朝稽首來享見鱗集仰流史記司馬相如傳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誇勁欽塞漢書宣

重譯請朝稽首來享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上鱗集仰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欽塞漢書宣

以躬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何如遠邁賀正月漢書宣帝紀匈奴單于遣置酒建章觀

氏羌昆侖南越百蠻窺風來享注應劭曰欽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賀正月漢書宣帝紀匈奴單于遣置酒建章觀

以珍寶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徇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繡絮使有

王侯迎者數萬人來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官饗賜單于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象來

高昌侯忠車騎都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

致福漢書禮樂志嗚呼孝哉案撫我國蠻夷竭歡兼蠻夷竭歡資將漢書禮樂志詔搖靈旗九夷注師古曰

臨是愛終無兵革注李奇曰象譯也蠻夷遣譯致福貢也蠻夷竭歡資將漢書禮樂志詔搖靈旗九夷注師古曰

譯長漢書地理志黃支國民俗與珠厓相類自武帝日來告獻見有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稟食為耦見威震暴王義存

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齋黃金雜繪而往所至國皆與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七

邊塞部

歸化

危國漢書嚴助傳南越破澤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既駱兩越東定張貉朝

鮮卑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漢書嚴助傳人迹所及

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禮不越遠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祗陛下聖德克塞天地光

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

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鼠鼠伏關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平登貉福祥流於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

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

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賜稱臣而不名

徑路刀金留犂撓酒共飲血盟漢書匈奴傳匈奴單于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莫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皆於於

祭三萬斤七

如河平時

加賜衣三百七十襲見自近者始漢書西域傳出陽關

師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漢書西域傳孝武之世圖制匈奴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通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

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臨屏布瑋瑋則建殊崖七郡威制諸竹杖則開祥柯越傳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克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廄

慕義貢獻後漢書明帝紀西南夷哀牢僂耳僂僂木白狼

來助祭白狼獲簿後漢書和帝紀旄牛徼外

皆降服西至海濱四萬里皆重譯貢獻

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幾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恃又不致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望中諸胡皆言漢家當圖我曹今

鄧使君待我以恩信

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

脫帽抱馬足後漢書耿秉傳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

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表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

入眾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

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馳其

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

出門

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後漢書耿恭傳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

莫好馬後漢書祭彤傳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

書祭彤傳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元菟

及獲浪胡夷皆來內附

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宜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因說宜修韓邪故事

將其眾與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馬靉王奉貢

弟見陸暉水慄後漢書班固傳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

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目刀自刺超還至于闐王侯目下皆號泣曰

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

臣願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

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者兵到尉犁界而遠曉說焉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

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者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

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

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至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者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

欲令漢軍入國起更從他道廣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

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

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

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者王超留焉者牛虜

撫慰之於是

建武中元二年後匈奴國奉貢朝賀

久矣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

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日三象重

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歸漢里君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南

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南

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南

一八丈二尺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南

反毛詩四錄既均儀禮失錄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南

七姓不輸租賦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南

左右天性勁勇初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究不事人獻生犀白雉後漢書南

日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

粟遣兵乘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麥鹿多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湧二百餘里船沈沒

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麥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

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

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雋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後漢書南

後漢書西南夷傳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郡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咸慕皆後漢書西南夷傳

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後漢書西南夷傳

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關朝賀樂及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後漢書西南夷傳

西即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後漢書西南夷傳

詩三章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

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謂詠曰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蒙等後漢書西南夷傳

香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謂詠曰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蒙等後漢書西南夷傳

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令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關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

帝嘉之車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布甘美

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願願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

服之外土地境壤食肉衣皮不有鹽穀夏多和雨寒溫時適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

山峻峻峻崖巖石木薄衣皮不有鹽穀夏多和雨寒溫時適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

傳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微外三種夷二十一萬口後漢書西南夷傳舉土一安帝後漢書西南夷傳

增令田爵號爲奉通邑君後漢書西南夷傳舉土一安帝後漢書西南夷傳

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垂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

周流後漢書西南夷傳也者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焉雖服叛難常咸澤時曠及其化行則後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

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郡守

之曹勳曰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樓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怪焉後漢書西南夷傳

署編數都護郡守之曹後漢書西南夷傳靈物瑋寶呈表怪麗後漢書西南夷傳殊音異節列倡外門後漢書西南夷傳

襟輸寶後漢書西南夷傳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後漢書西南夷傳甘英窮臨西海後漢書西南夷傳

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後漢書西南夷傳倭建永昌同編億兆後漢書西南夷傳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

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後漢書西南夷傳蒙奇兜勒後漢書西南夷傳獻方奇納愛質後漢書西南夷傳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

東向而朝天子後漢書西南夷傳侍子入朝還庭交會道路後漢書西南夷傳事一人將領詣關漢遣謁者送前侍子後漢書西南夷傳

甸奴傳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千骨都侯屯五原呼行骨都侯

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雁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後漢書西南夷傳

善意後漢書西南夷傳亦足以威示百蠻後漢書西南夷傳言以主客之禮教量賜物不多與也後漢書西南夷傳

傳論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以爲邊衛罷關徵之徵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

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後漢書西南夷傳復後漢書西南夷傳六十餘年矣後漢書西南夷傳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後漢書西南夷傳

書南匈奴傳論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後漢書西南夷傳牛馬向西南眼後漢書西南夷傳晉書肅慎氏傳周武王時獻其柁矢石柁遠於周公

北狄之衝奉藩稱臣後漢書西南夷傳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後漢書西南夷傳牛馬向西南眼後漢書西南夷傳晉書肅慎氏傳周武王時獻其柁矢石柁遠於周公

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柁矢石柁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褥雞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

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柁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後漢書西南夷傳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

云獻琛納貢後漢書西南夷傳絕域後漢書西南夷傳棧山航海鄉風慕義後漢書西南夷傳大明五年八月己丑詔曰今息警夷曠恬波河清後漢書西南夷傳

來賓日際奉土後漢書西南夷傳稱皇整天作主後漢書西南夷傳韓濩進樂扶南效珍後漢書西南夷傳既散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恪矢來陳

元齒文身我皇後漢書西南夷傳憬琛賈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後漢書西南夷傳徵河濶海夷山華岳耀後漢書西南夷傳

撫之景命惟新後漢書西南夷傳牙臺像以爲信誓後漢書西南夷傳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

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後漢書西南夷傳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

欣人爲善慶若在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後漢書西南夷傳珍寶一切歸屬後漢書西南夷傳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克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

子史精華 卷七十七 邊塞部 歸化

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請上尊號為大可汗舊唐書太宗紀夏四月丁酉御順天門軍吏執頭越繩橋而款玉關捐

義為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請上尊號為大可汗利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收四百七十三帳舊唐書文宗紀戊戌

燭龍火鼠舊唐書昭宗紀國家德祖守成之日憲宗致理之時車軌沐和風殄恩信舊唐書褚遂良傳薛延陀

北指濫平沙漠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思起於內以為餘寇奔獻膠舊唐書突厥傳武德四年四月詔利自率

攻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為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魚數十勳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

者特勅熱寒阿史德棒免蹈舞舊唐書突厥傳明皇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免起於御

也上因令問儀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東西分坐舊唐書突厥傳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明皇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

不食宿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東西分坐舊唐書突厥傳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明皇御丹鳳樓設宴突厥先遣

百寮議遂於幕下兩處突厥使在東突厥使在西宴訖厚資而遣之作金鵝奉獻舊唐書吐蕃傳太宗伐遼東還遣

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為臣妾而高麗特遠關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遠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獲聞陛下發駕少

進之間已聞歸國騰飛迅越不及陛下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夫鵝猶屬也故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

可實酒釋龜裘襲統綺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命太子孫其人精而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遣會豪子弟入國學

賓王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命太子孫其人精而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遣會豪子弟入國學見

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為賜雜

並許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元閣之下親觀奇樂舊唐書吐蕃傳吐蕃遣使論彌薩等入朝請求和則天宴之於麟德殿

觀則天許之於是論彌薩等相視笑竹拜謝曰臣自歸投聖朝前後禮數優渥又爭冠帶于康衢舊唐書吐蕃傳大中三年七

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并舞更相解辯王會圖舊唐書南蠻傳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履若今之

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書其事為王會篇生金喻向化丹砂示赤心舊唐書南蠻傳吐蕃多召南詔

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從之生金喻向化丹砂示赤心舊唐書南蠻傳吐蕃多召南詔

定計遣使凡三輩致書於章阜各資生金丹砂為贄三分前阜所與年尋書各持其一為信歲中三使候律瞻風舊唐書西南

皆至京師且曰年尋請歸大國承為藩國所獻以之意如金也其一耳上嘉之舊唐書西南

靈夷不少矣雖言不通嗜欲膜拜受詔舊唐書西戎天竺國傳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白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聖

不同亦能一而一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寺額以歸化為名舊唐

有也乃一而一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寺額以歸化為名舊唐

我天竺國傳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織錦作頌舊唐書東夷新羅國傳永徽元年貢德天破百濟之眾遣其弟法

枝摩為國造寺上表乞一勅一賜之織錦作頌舊唐書東夷新羅國傳永徽元年貢德天破百濟之眾遣其弟法

魏魏皇歡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南施理物體合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通陶唐煥煥何赫赫征鼓何鐘鐘外夷遠

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興幽顯遐通就呈祥四時和王燭十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帝

嘉之拜法敏獻玉千斤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國王聖天造都貢猛火油蓋微水五代史四夷附錄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

為太府卿獻玉千斤五代史四夷附錄于闐國王聖天造都貢猛火油蓋微水五代史四夷附錄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

物得木則出火舊微水云得自西域以麗衣雖微而香不滅納箭會蒙瑛等來兵器毒藥誓不復犯邊梯航日出之邦

冠帶月支之域元史伯顏傳表曰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東方青馬黑獻逆周書周公旦主一所之一

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復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于子口身人首指其腹炙之霍則鳴曰

在子揚州禹禹魚名解喻冠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邱狐九尾周頭輝輝輝若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

乘黃者似麒麟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姑殊且歐文屋若人元貝海陽大獬自深桂會稽

以鬣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銀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

以間聞以鬣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銀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

者若鬣前後有首規矩以鬣者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披信歸有德即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

以文翰文翰者若鳥鵲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關采康民以椹者其芳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技踵自

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嚙都郭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若若頭若雄鷄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

方臺正東高夷獐羊兼羊者羊而四角獨鹿叩叩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元模不屠何青能東胡黃黑山戎我其西

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駒駘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尾長三尺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

者也句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目白州北間者其革若于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穢人

人大竹長沙鸞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其羽其餘皆可自古之政南人至眾皆北嚮穢人

前見良夷在子見發鹿俞馬見納姑妹珍見海陽解自深桂見西申鳳郎羌鸞見禽管路竹見為四方獻令見諸侯來獻或無

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費其一伊尹受命於是為四

方合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深九夷十蠻越滬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韓口劉之普敏敏利劍為獻正南陔鄧桂國損

子產里百濮九菑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齒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關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請令

以丹青白旄紕蜀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胡戎翟何奴樓須月氏蠶犁其龍東胡請令以乘駝

以丹青白旄紕蜀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胡戎翟何奴樓須月氏蠶犁其龍東胡請令以乘駝

白玉野馬駒駘駘 東風入律青雲千呂 東方朔十洲記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 百旬不休 心充至德欣
 良弓為獻湯日善 桓寬鹽鐵論昔者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天下辭越裳之贊見恭讓之禮既與人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
 然以歸 桓寬鹽鐵論昔者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天下辭越裳之贊見恭讓之禮既與人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
 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 干戈鞘閣 德氏易林家給人足頌聲
 珥門戶崑山旁以玉璞抵鳥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 德氏易林家給人足頌聲
 湛露之歡三爵畢恩 德氏易林區脫康居慕仁 雁臣 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 訊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
 唐六典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 典容令送迎
 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 其人 蘇軾杜陽雜編吳明國
 典一 掌二王後介公鄒公之版籍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歸化在蕃者之名數丞為之 望氣入貢 蘇軾杜陽雜編吳明國
 貳凡朝貢宴享 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口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 望氣入貢 蘇軾杜陽雜編吳明國
 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 撒殿 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
 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有黃 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 一焉 撒殿 沈括夢溪筆談熙寧中
 本國俗 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盤盤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 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子史精華卷七十七

邊塞部一

邊防

厚和構四國以順貳德 管子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 不以勇猛 管子先王
 為邊竟則 樹表相望 管子方百里之地 一此至易生變安能使同心和德惟厚和結之以順其外此謂貳德
 邊竟安 傳鼓相告 管子春秋周宅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 九塞 淮南子何謂 一曰大汾澠陶 初縣
 秦始皇紀發諸嘗連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 長城 史記秦
 屬之陰山以為二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從諫實之 一 長城 史記秦
 適治獄吏不直者 徙齊楚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 史記劉敬傳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
 築 一 及南越地 徙齊楚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 史記劉敬傳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
 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
 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一 諸田 昭屈景 一 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強本弱末 見 因河為塞 史記匈奴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
 使劉敬從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強本弱末 見 因河為塞 史記匈奴傳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
 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 一 東 按榆谿舊塞 史記衛將軍傳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
 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既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 按榆谿舊塞 史記衛將軍傳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
 畢收為酋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 一 絕梓領梁北河封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服 修遼東故塞至浪水 史記
 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案 蒲泥符離二王號 修遼東故塞至浪水 史記
 朝鮮傳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 築令居 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 史記大宛傳王恢數使為樓
 邊難守復 一 為界 築令居 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 史記大宛傳王恢數使為樓
 振佐破奴擊破之封厥為浩侯於是 斥侯烽燧 漢書賈誼傳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矣按破奴越破奴 斥侯烽燧 漢書賈誼傳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作枯旱枯旱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 虎落 漢書量錯傳遠方之卒守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
 舉之以相告日烽又多積薪冠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日燧 虎落 漢書量錯傳遠方之卒守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 一 先為屋室具田器乃募舉人及免徒復
 作令居之注如淳日蘭石城上雷石也蘓林日渠答鐵疾黎也鄭氏日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日虎落者以竹篾

相連遞 徙遠方實廣虛 漢書趙充國傳古之... 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

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 立威始於折膠 漢書趙充國傳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東南也

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事嘗出適見驛騎持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結以倚盧注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敦煌王門關候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天子自將兵待邊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與漢戰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 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 漢書趙充國傳匈奴之氣至膠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國四方皆有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慶單于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利而已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北千餘里東則接漢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孫康居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往來差近成已校尉徐普欲開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以省道里半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漢久今歸單于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饒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王四十人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下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故人多將將老幼樂隨訓使邊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北拒匈奴幸屬四夷完復邊郡使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銅柱為界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帝以成勳勞徵還京師邊人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列屯夾河三十四部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因渠引澗水春河漕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滿城五百里此其一也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匈奴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果拓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地焉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無北念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邊塞部 邊防

將日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 移遠就近浚復城隍募偶車牛計丁課仗

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 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於高陽 移遠就近浚復城隍募偶車牛計丁課仗

宋書何承天傳安邊之計備在吏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天畧舉矣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 立碣分界

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一夫荷戟千人莫當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焉警嚴既深互何便隙控茲抗戈視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費 漢書匈奴傳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和好百姓又安財畜富實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
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一與晉一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
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一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
其盡則走終西海可永為重戍魏書袁纘傳一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
必懲艾魏書袁纘傳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種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
鎮防西北魏書袁纘傳北齊書斛律羨傳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攸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
六所舊唐書太宗紀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敦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為崑山道行軍
大總管以伐龜茲是歲墜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國吐火羅阿悉吉等遠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又于突
厥之北至于迴紇部落肅戍軍舊唐書代宗紀六年春正月己未二庭四鎮舊唐書德宗紀詔曰一統任西夏五十
守東西阻絕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禮教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
庭節度觀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
八月鳳翔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觀察使
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
安五城舊唐書敬宗紀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宥州臨塞陰陶陶子立石種樹門設籬櫓舊唐書馬燧傳李抱玉
置秦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遠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直防秋舊唐書陸贄傳河隴陷蕃已來西
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以塞之八日而功畢防秋舊唐書陸贄傳河隴陷蕃已來西
館一十一所舊唐書李吉甫傳是月迴紇部落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計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為迴紇
天德復舊唐書李吉甫傳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境項九年請於經略故城置有
州六胡州以在靈鹽界開元中廢六州曰國家舊置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于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
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遠隸宥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于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
靈武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憲宗從其奏復置宥州有州以寬宥為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于經略軍蓋以地居其中
以統之以素立為瀚海都護又有關泥執別部猶為邊患素立遣使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舊唐書王方翼傳費行儉西
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舊唐書王方翼傳費行儉西
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舊唐書李元昊傳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
門皆舊唐書李元昊傳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
艱根運者行虛惠收實福舊唐書李元昊傳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
至今利焉舊唐書李元昊傳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

屯田歲致穀舊唐書張仲直傳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頗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請
百姓相贈還免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舊唐書張仁愿傳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仁愿請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以禦
無復謀以十勝成其九拒舊唐書郭元振傳制曰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略使金山道副大總管
厄掠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履履
益侵授兵不至既守而戰自秋涉冬極馬長嘶戍人遠望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焉
超得高前史將廉斷西戎之脛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焉
頗李牧與朕同時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焉
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放地皆有長濠巨壘重復深固原州雖早霜季稷不熟而有平涼附其東獨掛一縣可以
足食請發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於東一年戎人夏收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連築並作二二句可單後子儀大
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冠不可越稍置鳴沙豐安軍為之羽西蜀控吐蕃之
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舊唐書元載傳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焉
要舊唐書李德裕傳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
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也至德後河隴陷蕃惟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屠人
家與此州關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一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於故單于臺置都護府以填實貢
魏日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遣人送款於故單于臺置都護府以填實貢
書週統傳貞觀中擒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善薛薛延陀為盛太宗開北突厥莫質咄咄為可汗遣統迴紇僕骨回纥
思結阿跌等部迴紇會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併其部曲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黃河遣
使入貢以破薛延陀功賜宴內殿太宗幸靈武受其降款因請迴紇已南置都護通管北方太宗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
置刺史府州皆置長史司馬已下官主之以迴紇部為瀚海府拜其俟利發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時吐迷度已
自稱可汗署官號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覽為燕然府僕骨為金徽府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羅山府回纥為
為卑蘭州斛薩為闕州阿跌為鷄田州契苾為榆林溪州跋結為鷄鹿州阿不思為歸州白雲為賓州又以為迴紇西北
結骨為堅昆府其北骨利幹為元闕州東北俱羅勃日舊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話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
為燭龍州舊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話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
能邊備積完舊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話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
使勇將屯岷城舊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話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
掠不歸或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駝驛經略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舊唐書高昌傳先是其國童話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
聚不可以用法過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特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庸得之無益于治失之不害于化况首邱未忘則
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資王一號妻之宗女

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

口伐 唐書鄭元璠傳會突厥提精騎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璠持節往

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

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 唐書楊朝晟傳會獻甫卒有詔代為朔寧節度

為國門戶 宋史宋庠傳弟祁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外

長蛇帶塞險陸相乘 張華博物志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

也所以繞逐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 望之若紫 方勺泊宅編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尺其下來往

地起望樓 王銍國老談苑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飲民開錢起浮圖即時飛

子史精華卷七十八

子史精華 卷七十八 邊塞部 邊防

子史精華卷七十九

邊塞部三

外域上

冷文管子北伐山成制卑耳之貉管子縣車東馬踰太行與眼不度管子南至吳越巴牂雕題黑齒管子不通之

野管子中國之草木考青北九陽管子禹曰若何而治宜弟鬼妻管子昔者越之東有輪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

五旬一覺管子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各古華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古葬管子不知火食

食草根木實管子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阜落管子解六畜語管子今東方介氏之

知之所得管子諍人九寸管子東北極有人終北管子禹之治水二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

方悉平周以喬涉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甕頂有口狀若員象名曰滋亢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關椒味過醪醴

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管一國亡不悉備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思長幼僭居不

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華阜無數有喜樂無憂老

衰苦其俗好聲相携而送謠終日不輟音機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遇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擄送謠管子沐浴神漢管子祝髮而裸鞞巾而裘管子南國之人管子當樞之下無晝夜管子春秋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

至日行近道乃參于管子白民管子春秋一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管子開梧多類壽靡儂耳管子春秋東至一南撫

青邱之鄉管子春秋禹東之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播天之山一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僕績

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管子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裔管子羽人管子飲露吸氣之民管子共肱一臂三面之鄉管子夏海管子海外三十六國

淮南子管子凡一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服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

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

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國民元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樹管子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夫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

北方有豉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管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

管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

管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

管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

盤石阪道隱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嶺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
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阮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見近日所入漢書西域傳自條支乘水西康居有小王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五十五里
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五十五里三日獻置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日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三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日與韃王治與犍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肥王歸靡既立號驢非驢馬非馬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吹數十人綺繡雜物珍玩數千萬
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種別城殊外夷積南大漠後漢書竇憲
人傳呼撞鐘鼓如雞鳴樂傳至肩冒後漢書章帝紀若龜茲王所謂龜也種別城殊外夷積南大漠後漢書竇憲
物志僮耳南方夷生則其皮連耳冒後漢書章帝紀若龜茲王所謂龜也種別城殊外夷積南大漠後漢書竇憲
匡分爲數支狀如雞陽樂傳至肩冒後漢書章帝紀若龜茲王所謂龜也種別城殊外夷積南大漠後漢書竇憲
雞鹿經龍庭後漢書竇憲傳龜茲之區落楚老上之種別城殊外夷積南大漠後漢書竇憲
絕龍庭後漢書竇憲傳龜茲之區落楚老上之種別城殊外夷積南大漠後漢書竇憲

有九種後漢書東夷傳一曰吠夷于夷豕後漢書東夷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身王還欲殺之侍
置于豕豕後漢書東夷傳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身王還欲殺之侍
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淪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魚鼈聚浮上六畜
名官後漢書東夷傳天餘國以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迎鼓見牛
蹠占吉凶見穴居九梯後漢書東夷傳挹婁處于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以深爲貴豕膏禦風見高句麗五族後漢
夷傳一凡有一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東盟後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其俗
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部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東盟後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其俗
滿皆潔淨自惠莫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小水而居因名曰一又於岸際見一人頂中復
月祭天大會名曰一其國東有大穴號羅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小水而居因名曰一又於岸際見一人頂中復
也兩袖長三尺後漢書東夷傳沃沮者老言嘗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一又於岸際見一人頂中復
有面見神井見箕子八條之教又制一其人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蓬豆膳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
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舞天見三韓後漢書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國其北與
酒歌舞名之爲舞天見三韓後漢書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國其北與

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倭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古辰國見魁頭露紛後漢書東夷傳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
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古辰國見魁頭露紛後漢書東夷傳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
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家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綉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環珠以綴衣爲飾
及懸頸垂耳大率皆一布袍草屨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春皮以爲大木唯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
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輒數十人相隨踴躍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出大栗如梨見繩貫春皮以爲大
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蘊塗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出大栗如梨見繩貫春皮以爲大
木見上天君見蘊塗見似秦語後漢書東夷傳辰韓者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各國爲邦弓爲
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祇次有投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練布乘馬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見兒生欲其頭
者讓路國出鐵歲後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見兒生欲其頭
扁見文身別尊卑後漢書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
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男子皆黥面一以其文左
右大小一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
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
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如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
不食肉不近婦人各日持哀若在塗吉利則屋丹朱粉身見多壽考見持衰見女王後漢書東夷傳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
以財物如病疾遺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丹朱粉身見多壽考見持衰見女王後漢書東夷傳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
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
守衛法俗嚴峻白一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
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朱儒國見徐福洲後漢書東夷傳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瀛洲傳言秦
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朱儒國見徐福洲後漢書東夷傳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瀛洲傳言秦
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治巢山潛海後漢書東夷傳贊宅是嶠夷日女配槃瓠後漢書南蠻
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瀛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巢山潛海後漢書東夷傳贊宅是嶠夷日女配槃瓠後漢書南蠻
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
狗其毛五采各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逐街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
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一槃瓠得女負而走入
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鑿之結着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報遇風雨震晦使者不
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
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裔內黠
安土重舊以父有功母帝之女自作賈取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類衣裳班蘭語言侏離見精夫
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狹徒今武陵長沙蠻是也衣裳班蘭語言侏離見精夫

邊塞部 外域上

三池盤石阪道 騎步相持繩索相引

積南大漠 後漢書竇憲

魚鼈聚浮 見六畜

頂中復 見一人

豕膏禦風 見

高句麗五族 後漢

東盟 後漢書東夷傳

小水而居 因名曰

一 又於岸際 見一人

頂中復 見一人

繩貫春皮 以爲大

木 見上天君

似秦語 後漢書東夷傳

辰韓者老 自言秦之亡人

避苦役 適韓國

馬韓割東界地 與之其各國爲邦

-5 165 35 895" data-label="Text">

弓爲 繩貫春皮以爲大

妖徒見穿而絕之垂肩三寸

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

以布貫頭而著之

後漢書南蠻傳凡交趾所

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

赤穴黑穴

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

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

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

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

餘姓悉沈惟務相

輒來取宿且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

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廩君

見土船獨浮

射殺

水神女見魂魄世為白虎

黃龍一雙清酒一鍾

後漢書南蠻傳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

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死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

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償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

板楯七姓

後漢書南蠻傳

板楯七姓

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資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

竹中男兒

後漢書南蠻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流于暹水

有三節夫一流入足問問其有號聲剖竹視

之得一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

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問天子乃封其子為侯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

縣有竹王三

竹王三郎神

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抵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龍坐為隆因名子曰

隆

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龍能為

父所抵而難遂共推以為王後年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龍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

著尾

穿鼻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人皆一儻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

著尾

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漢竹出銅鐵錫金銀光珠虎魄水

神鹿兩頭

見上

神鹿兩頭

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都尉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

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暑水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僱夏則避暑反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

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一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氍

毳出各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鹿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鹿香輕毛氍毹性其人能作氍毹毹

青頭羊羴羊羴之屬特多雜藥地有

能作氍毹特多雜藥

得西方金行之氣

得西方金行之氣

鹹土者以為鹽羊牛馬食之皆肥能作氍毹特多雜藥

得西方金行之氣

得西方金行之氣

得西方金行之氣

種十二世後相與婚嫁父文則妻後母見亡則納棺覆國無嫁娶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

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強或人債死無他祭令其兵常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於久而果十弱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

耐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

有景象如虎為其破火

後漢書西南夷傳羌無代爰創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

避風雪性堅剛勇猛

歲穴中得免甲人云爰創初穴中秦人焚之

爰創子孫百五十種

後漢書西南夷傳自一後一

爰創子孫百五十種

信慮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

爰創子孫百五十種

後漢書西南夷傳自一後一

爰創子孫百五十種

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種最盛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

更相抄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斃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

紀知

西域三絕三通

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囊轉北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其英使大秦抵條支臨

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

月乃得度若遇暹風亦有二三歲者故人海人皆齋三歲

逢善風三月乃得度

見鬚頭而衣文繡

後漢書西域傳天泰國一名犁

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聖聖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

乘輜駟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五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

食器亦然其王日游

城邑周圍五百餘里

宮聽事五日而後徧

城邑周圍五百餘里

宮室皆以水精為柱

書投囊中至宮發省

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講國事

外國珍異皆出大秦

後漢書西域傳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

織織成金縷羅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

繡繡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蘊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近西王母居

後漢書西域傳西有弱水流沙

十里一事

三十里一置

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齋兵器輒為所食

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而城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後漢書西域傳其後其夷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京暑之通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幸華禮莫有典書若

四角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

次左右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後漢書西域傳其後其夷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京暑之通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幸華禮莫有典書若

四角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

次左右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後漢書西域傳其後其夷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京暑之通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幸華禮莫有典書若

四角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

次左右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後漢書西域傳其後其夷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京暑之通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幸華禮莫有典書若

四角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

次左右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後漢書西域傳其後其夷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京暑之通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幸華禮莫有典書若

四角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

次左右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梯山棧谷繩行沙度

後漢書西域傳其後其夷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京暑之通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天之外區

後漢書西域傳焉耆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

幸華禮莫有典書若

四角六角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

次左右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

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破龍

東開向日

子史精華卷八十

邊塞部四

外域下

金夜出飛狀如螢火

梁書林邑國傳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一則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沈木香吉

像之飾

上見嫁娶必用八月

上見婆羅門咒曰吉利吉利

上見寡婦孤居散髮至老

上見風車火微

梁書武帝紀北關葉街頓遜酒樹

扶南國傳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國在海嶼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

天竺安息

徵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通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

安石榴

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長頸王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

日

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敢其肉國

內不受估

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

使與書

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甔名為多羅受五升

又如稅者

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能作天竺書上見

東界即大漲

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

剝取其皮

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灣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燈用之不知盡

事天神

二面四手四面八手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

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

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穀一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

蠅貝羅初採之

柔軟及刻削為物乾之遂大堅韌其國人披吉貝如帔及為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

餘形如弁綴

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氍毹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

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 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

麻橋魯言郡縣也其國有二二權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 也國有六隊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織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黃早支壹早支齊早支

健牟羅上見 啄評邑勒上見 自云太伯之後... 俗皆文身 大蛇吞獸 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

文直者貴文小者賤... 實以水銀而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 繞屋為濼實以水銀

隨年吹易... 養鹿如畜牛... 入水則振... 人身狗頭其聲如吠... 王坐金林隨太歲轉... 羊皮為紙... 玉河

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實云... 獸有兩脚踏駝野驢有角... 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爾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

河伯外孫... 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欲知其善惡駁者減食令瘦駁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

大兄小兒... 頭著折風... 鹽生樹上... 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

手髻... 赤珠挂頸以多為貴... 嫁娶之際以青氈為上服... 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

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禮常不絕... 繩髮皮服以珠為飾... 上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豕

慢藏野積而無寇盜... 號妻為恪尊... 城郭而不居恒處夸盧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

書及郎將將軍之號夸呂惟髻毳珠以皂為帽空金師子牀... 其... 衣織成裙披錦大袍髻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

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罽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

印度人得書戴... 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 中有鷲鳥噉羊... 氏因國號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

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

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

於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嬉戲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汝才略宜適四

方朱蒙乃與鳥引鳥連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

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並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鱉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連

水遇見三人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至統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平壤城... 魏書高句

子史精華

卷八

邊塞部

西域下

商人以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體輕行走

忽見異人舉國便走土無所出大以女為主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廬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若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羊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勳者世為酋帥得羌家心乃自稱王焉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相往來見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出赤鹽白鹽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其味甚美復有其一其形如王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俗事天神兼信佛法

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食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俗事天神兼信佛法

羊馬牧在隱僻處非貴人不知阿暮阿段阿夷阿等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第呼之其丈夫稱婦人阿暮阿段阿夷阿等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

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干蘭能臥水底持刀刺魚鼻飲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古以南海氏以北為一域南海之問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

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老駝知風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之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老駝知風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產子非六指不育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國傳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眾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邱山有膏服之

髮齒落更生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之豈豈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日三澡漱然後飲食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傍石皆焦鑿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日三澡漱然後飲食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綰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臣曰汝曹誰我入此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讐數相征討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制人喉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

日復常又無痕痕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

胡不女與天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容其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安可配人將以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日請天自迎之經三

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微之問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

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復來或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好引聲長歌似狼嗥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乃尋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為

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壑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刻禽獸多關鑊樹似橋而

葉密條織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神統諸洞壑有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刻禽獸多關鑊樹似橋而

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方正織

關鑊皮并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

刀稍弓箭劍之屬其處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命左右轡之而行導從不過十數

人小玉乘機王乘木獸呼名而飲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薩之象魏書吐谷渾傳北又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

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窗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垂寶纓絡四女子立侍

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細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寶纓絡各有一

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迦迦一人施摩達

又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但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那迦一六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脫拜之禮以香

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銀非王賜不得

子史精華 卷八十一 邊塞部 外域下

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鎗石朱砂麝香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
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黨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
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小女王見
以人祭或用獨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小女王見
色塗面一日數變鳥卜傳金屑於鬚上

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慈嶺山
有廟一者儀制極華全銀鑲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駒出入魚脊骨孔通馬駒出
入籠官

度斬首二千級生擒一四十五人其投崖谷而死不可勝計蕃將乞賊遮遮者蕃之驍將也又為邊患自擒遮
遮城柵無不降數

兄弟讓國

人留勝以少女為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令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
木國王授曜詔從之貞元中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勝子銳上乃以銳為檢校光

祿卿兼毗沙府長史還勝固辭且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

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為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有厭敬於萬物不欲驕貴
魏晉以前近在咫尺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

與亡以羊馬為準

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

其才內炊飯化而為血微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復滅大宋然之無幾矣厥果敗

十設十箭五咄五弩

啞利失可汗傳以貞

觀九月上表請婚獻馬五百疋朝廷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

故稱一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兩箭一箭各置五箭其左箭號為一箭部右箭號為二箭部

大侯斤一侯斤管一箭都號為十箭其後或稱一箭部或稱二箭部

咄六部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居於碎葉已西是都號為十姓部落

黃姓黑姓

莫賀達於都摩度兩部落最為

強盛百姓分為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迴旋轉捷如鶴

子也情律

邊塞部

西域下

眞臘

海多波濤盛餘五詔沒弱半是以北多山阜謂之

六詔合為一詔

金繩牀

本是舍利佛城

錢不穿孔

必以石窰內口中明膠置掌內

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

進食有毒其鳥輒鳴

屋上泉鳴四簷飛溜

羔生土中

獅子人語

樹上生小兒

號為君子之國

贈太子太保仍遣左贊善大夫邢瑋攝鴻臚少卿往新羅弔祭並冊立其子承慶襲父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瑋將進發上製

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賦詩以送之上謂瑋曰新羅

願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

到彼宜開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碁因令善碁人率府
兵曹楊季鷹為碁之副碁等至彼大為善人所敬其國碁者皆在季鷹之下
悉曇章 舊唐書天竺國僧其人皆學一
兵曹楊季鷹為碁之副碁等至彼大為善人所敬其國碁者皆在季鷹之下
兩羊牌纒熟而曙 唐書天文志骨利幹居瀚海之北晝長而夜短既夜
至澗貂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終之陽東及大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
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嶺微遠
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
北紀南紀 見
書長夜短 唐書地理志骨利幹之東室韋部落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漢國又北
有骨師國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水擊時馬行八日可
西山八國 唐書韋皇極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
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一而
月光盛處必得美玉 唐書于闐傳有玉河國人
押近界諸蠻
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卓統
雲南安撫使
人身牛足 五代史四夷附錄午蹄突厥
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
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之間
人多黑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梨丹仰食
又夏殷殷有聲如
濕沙止渴 五代史四夷附錄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自仲雲
雷云禹貢流沙也
界西始涉謙磧無水掘地得
人置之胸以
撈玉 五代史四夷附錄沙磧
烏王河三河皆有玉而每歲秋水
鐵林相公 宋史何繼筠傳子承矩字正則至道元年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伐鼓縱火以
洞國王一然後國人得撈玉
過樓堞承矩整兵出拒遲明列陣酣戰久之斬敵甚眾擒其酋所謂
指環為印 宋史外國三佛齊傳國中
李陵題字處 宋史外國高昌傳次歷阿墩族經馬
道去
字用梵書以其王
驢山望鄉臺上石龕有
白衣服 宋史外國大食傳其
之後謂之
大食阿蒲羅拔
鴉飛不到山 宋史蠻夷傳元豐四年熟夷楊光震殺阿訖詔詔林廣與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悉復送款帝
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眾遁廣遂破樂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
深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削立度黑崖至
白山黑水 全史世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
居西城又破其東城東城一皆
結躬 山海經
人長頭身生羽一日在此
不死 山海經
民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
蟲為蛇蛇為魚 見
鳥東南其為人
交脛穿句 山海經
東其為人交脛一日

在
三身一臂 山海經
一國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一國在
東
衣冠
女子 山海經
一國在巫咸北兩
帶劍
子居水周之一日居一門中
不壽者八百歲 山海經
北人而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
野
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羣居
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見
無臂
山海經
無臂之國在
及水所出入奇
據樹歐絲 山海經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
大人君子 山海經
日在瑤邱北舍此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
耳兩青蛇一日肝榆之尸在大人北一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
毛民 山海經
日在瑤邱北舍此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
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日在肝榆之尸北
毛民 山海經
日在瑤邱北舍此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
國在其北其為人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山海經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
兩鳥夾之一日在兩師安北
蘭人 山海經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甘粗枝幹皆赤黃菓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菓有青馬
其民皆
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有小人名曰
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東符婁仇州伊慮溫深
關耳貫胸雕題漆齒 逸周書
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
雷骨之邦 穆天子傳
天子留骨六師之屬天子乃
九夷十蠻越
文身
乘象入海底取寶 郭憲洞冥記
元鼎五年一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
以為周室主是
郵支餌石 郭憲洞冥記
元鼎五年一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
乘得淚珠則殿所泣
甜水 郭憲洞冥記
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
之珠也亦曰泣珠
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羣飛在日下自曝 郭憲洞冥記
勒卑
乃歸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取犀象相投擲為樂 郭憲洞冥記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
移之有潤泉飲能盡結海苔為
人在鵝腹中不死而鵝一舉千里 東方朔神異記
西海之外有鵝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
衣其戲笑
孔雀耳門戶玉璞抵烏鵲 越裳之費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
禮也日觀威儀千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欲觀來觀猶獸能罷也夫
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駝北夷之常畜也中國所無外國賤之南越以
崑山之旁以

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德也 織柳為室 旃席為蓋 義法下無文理 君臣媿易上下無禮

內則備不足 外則禮不足 一旦有急 貴乎上馬 都成而務完 男無刻鏤 奇巧之事 官室城郭之功 女無綺繡 潘巧之貢 織奇羅紉之作 事

首而致用 易成而難弊 雖無修戟 強弩 戎馬 良弓 家有其備 人有其用 而巳 貴禮不見 案首而支 數十口 之食 因山谷為城 郭因水草為倉 廩法約而易 辦求寡而易 供是以刑省而不犯 指麾而令 從禮而篤 於信略於口而敏

於事故 雖無禮義之書 刻骨卷衣 百連塞 焦氏易林 穿胸 一 個離 孕三十六年生 張華博物志 夫人國 官有以相記 而君臣上下 有以相使 連塞 焦氏易林 穿胸 一 個離 孕三十六年生 張華博物志 夫人國

白頭其見 則長大能乘雲 而不能走 蓋龍類去會稽 四萬六千里 光出口中 張華博物志 厥光國民 一 眠能泣珠 居如魚不廢 織績其 一 化虎 張華博

陵有猛人 能一為一 俗又曰虎 兩角如龍 王嘉拾遺記 東極扶桑之外 有沉離之國 來朝其人 長四尺 一 無老純孝 王嘉拾 遺記 盧 扶國人 皆三百歲 至死不 老 咸知孝讓 壽登百歲 以上相敬 常行水上 王嘉拾遺記 負嶠山 北有流腸之國 甜水 饒之味 甜如 如至親之禮 大禹隨山 導川 乃旌其地 為 一 之國 蜜而水 強流 迅急 千鈞 投之 久久 乃沒 國人 一 於 一

無翼而飛 王嘉拾遺記 滇海之北 有勃鞞之國人 皆衣羽毛 一 日中無影 壽千歲 食 王嘉拾遺記 黃州之西 二萬里有 一 之 一 其俗 人年三百歲 有親死者 刻木為影 事之 如 鐵峴沸海地 州 峯 燃耶之國 經 生善 禽獸 入海 取龍 龍有於 國 室以充 祭 祀 昔黃帝 表此 為孝 養之 鄉 萬國 莫不 欽仰 鐵峴沸海地 州 峯 燃耶之國 經 歷百有餘 國 方至 京師 其中 路山川 不可 記 越 一 泛 一 鐵峴沸海地 州 峯 燃耶之國 經 之時 以銅 薄舟 底蛟 龍不能 近 經地 洲 以豹 皮為 屋 於 屋 內 推車 經 峯 燃耶 之木 木 烟 烟 能 殺 百 虫 經 五 十 餘 年 乃 至 洛 邑 佛外祖國 波麗國 即 是 一 也 騎步相持 緝橋相引 鄧道元水經注 釋法顯曰 度葱嶺 已入 北天竺 境 於 此 願 嶺 西南 行 投足 無所 下 有水 名 新頭 河 昔 人 有鑿 石 通 路 施 傍 梯 者 凡 度 七 百 渡 梯 已 躡 懸 絕 絕 其 山 唯 石 壁 壁 立 千 仞 臨 之 目 眩 欲 進 則 阻 險 危 害 不 可 勝 言 郭 義 恭 曰 鳥 死 之 西 有 縣 渡 之 國 山 路 不 通 引 繩 而 渡 援 飲 見 二 十 許 里 方 到 縣 渡 故 國 得 其 名 也 其 人 山 居 佃 於 石 壁 間 累 石 為 室 民 接 子 而 飲 所 謂 援 飲 也 援 飲 見 三 千 日 月 萬 二 千 天 地 之 中 央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緝 口 迦 維 國 佛 所 生 天 竺 國 也 一 田織信厚 鄧道元水經注 朝鮮故箕子國也 箕子教民以 其田從潮水上下 鄧道元水經注 交趾音末有郡縣之時 土地有雜田 一 採香為業 鄧道元水經注 朱吾以南有文狼人 野居無室 宅依樹 狼虜 鄧道元水經注 南流 運 船 官 口 船 官 川 源 徐 卽 外 夷 皆 裸 身 男 以 竹 筒 掩 體 女 以 樹 葉 蔽 形 外 名 一 所 謂 裸 一 閣 中 覓 金 便 知 好 惡 見 元 國 鄧 身 者 也 雖 習 俗 裸 袒 猶 耻 無 儼 惟 依 順 夜 與 人 交 市 間 中 覓 金 便 知 好 惡 明 朝 曉 看 皆 如 其 言 閣 中 覓 金 便 知 好 惡 見 元 國 鄧

元水宿 林邑記曰 漢置九郡 僑耳 預焉 民好徒 跪耳 廣垂 以為飾 雖男女 馬流 鄧道元水經注 俞益 期 幾 日 馬 文 淵 立 兩 銅 象 不 以 為 羞 暑 襄 薄 日 自 使 人 黑 積 習 成 常 以 黑 為 美 雖 婦 所 謂 一 矣 矣 須 人 祭 天 即 取 阿 彌 部 落 子 孫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岸 南 而 對 銅 柱 悉 姓 馬 白 婚 姻 今 有 二 百 戶 交 州 以 其 流 寓 號 曰 一 言 須 人 祭 天 即 取 阿 彌 部 落 子 孫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語 飲 食 尚 與 華 同 山 川 移 易 銅 柱 今 復 在 海 中 正 賴 此 民 以 識 故 處 也 海 神 神 在 阿 史 德 窟 西 射 摩 有 神 異 又 海 神 女 每 日 暮 以 白 鹿 迎 射 摩 入 海 至 明 送 出 經 數 十 年 後 部 落 將 大 獵 至 夜 中 海 神 謂 射 摩 曰 明 日 獵 時 爾 上 代 所 生 之 窟 當 有 金 角 白 鹿 出 余 若 射 中 此 鹿 畢 形 與 吾 來 往 或 射 不 中 即 緣 絕 矣 至 明 入 圍 果 所 生 窟 中 有 金 角 白 鹿 起 射 摩 遺 其 左 右 固 其 窟 將 跳 出 圍 遂 殺 之 射 摩 怒 遂 手 斬 阿 彌 首 領 仍 誓 之 曰 自 殺 此 之 後 一 人 血 氣 腥 穢 仰 樹 汁 為 用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木 飲 州 珠 崖 一 州 一 日 造 食 一 月 食 之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在 乎 川 中 以 木 為 柵 周 十 餘 里 柵 內 百 姓 因 緣 絕 矣 其 地 無 泉 民 不 作 井 皆 一 日 造 食 一 月 食 之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在 乎 川 中 以 木 為 柵 周 十 餘 里 柵 內 百 姓 二千 餘 家 周 圍 大 柵 五 百 餘 所 氣 候 常 暖 冬 不 凋 落 宜 車 馬 無 馳 牛 俗 性 質 直 好 客 侶 軀 貌 長 大 塞 鼻 黃 髮 綠 眼 赤 髭 被 髮 面 如 血 色 戰 具 唯 稍 一 色 宜 五 穀 出 金 鐵 衣 麻 布 卑 俗 事 妖 不 識 佛 法 有 妖 祠 三 百 餘 所 馬 步 甲 兵 一 萬 不 尚 商 販 自 稱 孝 德 人 丈夫 婦 人 俱 帶 每 一 常 喫 宿 食 所有 種 植 待 雨 而 生 承 雨 水 用 之 穿 井 卽 若 海 水 又 鹹 土 俗 潮 落 之 後 平 地 為 池 取 魚 以 作 食 起 春 以 後 屯 集 甲 兵 與 獲 戰 絕 長 大 常 暴 兩 年 有 二 三 十 萬 國 中 一 飛 頭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嶺 南 溪 洞 中 往 往 百 擊 甲 人 著 甲 衆 人 執 瓦 石 東 西 捧 杖 一 一 先 死 卽 止 以 占 當 年 豐 儉 一 者 故 有 飛 頭 瘠 子 之 號 頭 將 飛 一 日 前 頭 有 痕 匝 項 如 紅 纒 妻 子 遂 看 守 之 其 人 及 夜 狀 如 病 頭 忽 生 翼 脫 身 而 去 乃 於 岸 泥 尋 蟹 蚓 之 類 食 將 曉 飛 還 如 夢 覺 其 腹 實 矣 梵 僧 菩 薩 勝 又 言 閻 婆 國 中 有 飛 頭 者 其 人 目 無 瞳 子 聚 落 時 有 一 人 據 于 氏 志 怪 南 方 落 民 其 頭 能 飛 其 俗 所 祠 名 曰 蟲 蟲 落 見 解 形 之 民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王 子 年 拾 遺 言 漢 武 時 因 墮 國 使 南 方 有 一 一 能 先 使 繡 面 花 子 式 西 落 因 號 落 民 蟲 落 上 解 形 之 民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王 子 年 拾 遺 言 漢 武 時 因 墮 國 使 南 方 有 一 一 能 先 使 繡 面 花 子 式 西 陽 雜 俎 越 人 習 水 必 鑽 身 以 避 蛟 龍 之 神 廚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俱 振 提 國 尚 鬼 神 城 北 隔 真 珠 江 二 十 里 有 神 春 秋 祀 六 患 今 南 中 益 離 題 之 遺 俗 也 神 廚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俱 振 提 國 尚 鬼 神 城 北 隔 真 珠 江 二 十 里 有 神 春 秋 祀 六 十四 種 書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西 域 書 有 驢 唇 書 蓮 葉 書 節 分 書 大 秦 書 歌 乘 書 符 仙 人 境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大 唐 中 日 林 國 獻 靈 國 西 南 有 怪 石 方 數 百 里 光 明 澄 澈 可 鑑 人 五 藏 六 腑 亦 謂 之 一 一 酒 山 紫 海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蘇 鶉 杜 陽 雜 俎 編 大 唐 中 日 林 國 獻 靈 其 國 人 有 疾 輒 照 其 形 遂 知 起 於 某 藏 府 卽 自 採 神 草 餌 之 無 不 愈 焉 一 一 酒 山 紫 海 鄧 道 元 水 經 注 蘇 鶉 杜 陽 雜 俎 編 大 唐 中 日 林 國 獻 靈 益 山 有 泉 其 味 如 酒 飲 之 甚 美 醉 則 經 月 不 醒 紫 海 水 色 如 爛 櫻 桃 可 以 染 衣 其 龍 魚 龜 蟹 砂 石 草 木 無 不 紫 焉 子 史 精 華 卷 八 十 邊 塞 部 外 域 下 六

